

資治通鑑綱目

二十九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六

起丁亥凡十年

盡丙申



後唐天成二年

吳乾貞元年

是歲後

唐漢吳閩凡四國吳越荆南湖南凡三鎮

主更名亶

初唐主詔朕二名不連

唐以馮道崔

協同平章事

安重誨以孔循少待宮禁謂其諂練故

已薦鄭珏又薦崔協而任圜欲用李琪珏素惡琪故循力

沮之謂重誨曰李琪非無文學但不廉耳宰相但得端重

有器度者足以儀刑多士矣它日議於唐主前圜曰重誨

未悉朝中人物為人所賣協雖名家識字甚少臣既以不

學忝相位柰何更益以協為天下笑乎唐主曰宰相重任

可相矣既退循不揖拂衣去因稱疾不朝者數日重誨謂

圜曰今方乏人協且備員可乎圜曰明公捨李琪而相崔

協是猶棄蘇合之丸取蛤蜊之轉也循與

重誨日短琪而譽協竟以道協同平章事

唐初令長

吏每旬慮囚

唐孟知祥殺李嚴

知祥遇李嚴甚厚

日謂曰公前奉使王銜歸而請兵伐蜀莊宗用公言遂致

兩國俱亡今公復來蜀人懼矣且天下皆廢監軍公獨來

監吾軍何也嚴惶怖求哀知祥曰衆怒不可遏也揖下

斬之因誣奏嚴詐宣口敕云代臣赴闕臣輒已誅之

唐

主以其子從厚為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從厚從榮之弟也

二月唐以石敬瑭為六軍諸

衛副使

唐郭從謙伏誅夷其族

唐以郭從謙為景州

刺史既至遣使族誅之

胡氏曰後唐之亡者三劉后及官

官明宗既誅之矣獨伶人景進之徒不聞被刑從謙又負

叛弒之罪乃不及時致討至于十月之久誘以寵命然後

易速則人心悅而大義立緩則觀望怠

夔州唐遣兵討之

初高季興請夔忠萬州為屬郡

唐主許之又請自除刺史不許

季興輒遣兵突入夔州據之又襲涪州不克魏王繼岌遣

之朝廷詰之對曰欲知覆溺之故宜自按問水神帝怒削奪季興官爵以劉訓為南面招討使將步騎討之董璋充東南面招討使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

三月唐初置監牧。唐

鄴都軍亂討平之 初莊宗之克梁也皇甫暉張破敗之亂亦由之趙在禮之徙滑州不之官亦實為其下所制在禮自謀脫禍陰求移鎮帝乃為之除皇甫暉陳州趙進貝州刺史徙在禮為橫海節度使以皇子從榮鎮鄴都命范延光將兵送之且制置鄴都軍事乃出奉節等九指揮三千五百人使軍校龍旺部之戍盧臺軍不給鎧仗但繫幟於長竿以別隊伍由是皆俛首而去中塗聞孟知祥殺李嚴軍中籍籍已有訛言既至會朝廷擢烏震為副招討使代房知溫知溫然震誘龍旺所部兵殺之其眾謀於營外馬軍指揮使安審通脫身濟河按甲不動知溫恐事不濟亦走度河與審通合謀擊亂兵亂兵遂南列炬宵行疲於荒澤詰朝騎兵四合擊之亂兵殆盡得免者什無一二四月敕盧臺亂兵在營家屬並全門處斬鄴都闔九指揮之門驅三千五百家凡萬餘人悉斬之求濟渠為夏四之變赤朝廷雖知知溫首亂欲安反仄詔加侍中

月唐以趙季良為西川副使 季良與孟知祥有舊知祥奏留之朝

廷不得已從之李昊歸蜀知祥以為推官

五月唐以王延鈞為威武節度使。唐兵討荆南不克引還 江陵卑濕

糧道不繼將士疾疫唐主遣孔循往視之循至攻之不克說之不下又賜湖南行營夏衣萬襲楚王殷鞍馬玉帶督饋糧於行營亦不能得

荆南自附於吳吳人不

受 楚王殷遣使入貢唐主賜之駿馬十美女二過江陵高去虛名洛陽去江陵不遠唐人步騎襲之甚易我以舟師

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無愧乎乃

受其貢物非也一事而兩處半義而半利蓋見可欲不能遏

也高氏輕吳之**唐任圜罷** 任圜性剛急勇於敢為權

戶部安重誨請從內出與圜爭於唐主前聲色俱厲唐主退朝宮人曰妾在長安宮中未嘗見宰相樞密奏事敢如

五代

是者蓋輕大家耳唐主不悅卒從重誨議園因求罷居磁州唐以馬殷為楚國

王殷始建國立宮殿置百官唐蜀兵敗荆南軍取以姚彥章許德勳為丞相

夔忠萬州。秋七月唐殺且盧韋韋說前坐

以三州與高季興也唐流段凝温韜於邊郡。八月朔

日食。契丹與唐修好。冬十月唐主如

汴州宣武節度使朱守殷反唐主遣兵討

之遂遣使殺任圜守殷自殺唐主如汴州至榮陽民間訛言帝欲

制置東方諸侯宣武節度使朱守殷疑懼判官孫晟勸守

殷反守殷遂乘城拒守唐主遣范延光往諭之延光曰不

早擊之則汴城堅矣願得五百騎與俱從之延光暮發未

能為患不如除之重誨奏遣使賜任圜死趙鳳哭謂重誨

曰任圜義士安肯為逆公濫刑如此何以贊國使至圜聚

族酣飲然後死神情不撓唐主至大梁守殷自殺乘城者

望見乘輿相帥開門降唐免三司逋負二百萬

緡胡氏曰明宗不事華侈故除省耗絕進奉今又蠲逋

負近二百萬緡一人寡欲受賜者不知其幾何人矣

吳丞相徐温卒初温子行軍司馬知詢以其兄知誥

不如也嚴可求及副使徐玠屢勸温温以知誥孝謹不忍

可求等言之不已温欲帥諸藩鎮入朝勸吳王稱帝將行

有疾乃遣知詢奉表勸進因留代知誥執政未果唐以

石敬瑭為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十一月

吳王楊溥稱帝。十二月孟知祥修成都

城。唐以周玄豹為光祿卿致仕初晉陽相

嘗言唐主貴不可言唐主欲召詣闕趙鳳曰玄豹言已驗

矣無所復詞若置之京師則輕躁狂險之人必輻湊其門

爭問吉凶自古術士妄言致人旗城者多矣非所唐主

以靖國家也乃就除光祿卿致仕厚賜金帛而已

立親廟於應州舊宅中書舍人馬縞請用漢光武

請稱皇不稱帝唐主欲兼稱之羣臣乃引德明玄元與聖

皇帝例請立廟京師唐主令立於應州舊宅自高祖以下

皆追有年是歲尉代緣邊

後唐天成三年漢大有春二月朔日食○吳遣

使如唐不受吳使者至安重誨以為揚溥敢與朝廷

絕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

平章事樞密使孔循性狡佞安重誨親信之唐主欲為

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以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

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復惡成德節度

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

延劾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

以王建立代卿延劾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下平

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帝尋召重誨慰撫

之會鄭珏請致仕以建立楚人擊荆南敗之楚王

為僕射平章事判三司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

六軍使袁誥副使王環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台戰出

與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台戰出

戰艦橫擊之季與大敗進逼江陵季與請和乃還殷讓環

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

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

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

環麾下者相賀曰吾屬楚人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擊漢封州大敗楚以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唐主

有年

春二月朔日食○吳遣

使如唐不受

絕三月唐以孔循為東都留守王建立同

平章事

皇子為昏重誨辭之以循陰遣人結王德妃求納其女

唐主許之重誨大怒出循東都重誨性彊復惡成德節度

使王建立奏其有異志建立入朝因言重誨與宣徽使張

延劾結昏相表裏弄威福唐主怒謂重誨曰今與卿一鎮

以王建立代卿延劾亦除外官宣徽使朱弘昭曰陛下平

日待重誨如左右手奈何以小忿棄之帝尋召重誨慰撫

之會鄭珏請致仕以建立楚人擊荆南敗之楚王

為僕射平章事判三司監軍馬希瞻將水軍擊荆南高季

六軍使袁誥副使王環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台戰出

與以水軍逆戰希瞻夜匿戰艦數十於港中詰旦台戰出

戰艦橫擊之季與大敗進逼江陵季與請和乃還殷讓環

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及吳蜀之間四戰之地也

宜存之以為吾扞蔽殷悅環每戰身先士卒與眾同甘苦

嘗置鍼藥於座右戰罷索傷者於帳前自傳治之士卒隸

唐以從榮為北都留守

都指揮使以佐之唐主謂重誨曰從榮左右有矯宣朕旨

令勿接儒生恐弱人志氣者朕以從榮年少臨大藩故擇

夏四月

以從榮為北都留守馬贊

為副留守揚思權為步軍

五代

子戊

名儒使輔導之今奸人所言乃

如此欲斬之重誨請嚴戒而已

吳攻楚岳州大敗

遣許德勳將戰艦二艘禦之德勳曰吳人掩吾不備見大

軍必懼而走乃潛軍角子湖使王環夜帥戰艦二百屯揚

林浦絕吳歸路遲明吳人進軍江口德勳命賈恢詹信以

輕舟三百出吳軍後德勳以大軍

當其前夾擊之虜璘及彦章以歸

唐王都反奚契

丹助之唐遣招討使王晏球等將兵討破

之義武節度使王都在鎮十餘年自除刺史租賦皆贍本

軍及安重誨用事稍以法制裁之唐主亦以都篡父位

惡之時契丹數犯塞朝廷多屯兵於幽易間都陰為之備

浸成猜阻腹心和昭訓勸都為自全之計都乃遣人說北

面副招討使王晏球晏球不從乃以金遺晏球帳下使圖

之不克晏球以都反狀聞詔前奪官爵以晏球為招討使

發諸道兵會討定州晏球攻拔其北開城都以重賂求救

於奚酋秃餒五月秃餒以萬騎突入定州晏球退保曲陽

都與秃餒就攻之晏球與戰破之因進攻之得其西開城

以為行府使三州民輸稅供軍食而守之契丹亦發兵救

定州與王都夜襲新樂破之殺趙州刺史朱建豐晏球至

曲陽王都悉眾與契丹五千騎合萬餘人邀戰晏球集諸

將校令之曰王都輕而驕可一戰擒也今日乃諸君報國

之時悉去弓矢以短兵擊之回顧者斬於是騎兵先進奮

搥揮劍直衝其陳大破之僵尸蔽野契丹死者過半餘眾

北走都與秃餒得數騎僅免盧龍節度使趙德鈞邀擊契

丹北走者殆無子遺晏球知定州有備未易急攻朱弘昭

張虔釗宣言大將畏怯有詔促令攻城晏球不得已攻之

殺傷將士

三千人

吳遣使如楚

楚王殷歸之許德勳餞之謂

曰楚國雖小舊臣宿將猶在願吳朝勿以措懷必俟眾駟

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諸子驕奢故

德勳語及之胡氏曰異哉德勳之為人苟忠於楚則不當

為它人畫計苟不願為之臣則當去相位而不居今無忠

規力諫而以禍亂之萌咄諸

秋七月唐收麴稅

都

敵國則不知其心之所止矣

契丹救定州王

聽民造麴而於秋稅畝收五錢從之

契丹復遣其酋長揚

晏球擊走之擒其將惕隱

隱救定州晏球逆戰

破之追至易州俘斬溺死者不可勝數趙德鈞遣牙將武從諫邀擊之擒楊隱等數百人餘眾散投村落村民以白挺擊之其得脫者不過數十人自是契丹沮氣不敢輕犯塞德鈞獻俘諸將皆請誅之唐主曰此曹皆虜中驍將殺之則虜絕望不若存之以紓邊患乃赦楊隱等五十人餘六百人悉斬之

八月唐以王延鈞為閩王

延鈞度僧二萬人契丹遣使如唐

由是閩中多僧唐主以韜發諸陵疑反覆敕所在賜死

○九月唐温韜段凝伏誅

唐主以韜發諸陵疑反覆敕所在賜死

冬十一月唐立哀帝廟於曹州○十二月

荆南節度使高季興卒

吳立其子從誨代之

唐天成四年

吳大和元年

春二月唐王晏球克定

州王都伏誅獲秃餒送大梁斬之

定州守備固伺察嚴

諸將屢有謀翻城應官軍者皆不果唐主遣使者促王晏球攻城晏球與使者聯騎巡城指之曰城高峻如此借使

主人聽外兵登城亦非梯衝所及徒多殺精兵無損於賊不若食三州之租愛民養兵以俟之彼必內饋唐主從之

王都秃餒欲突圍走不得出定州都指揮使馬讓能開門納官軍都舉族自焚擒秃餒送大梁斬之晏球在定州城

下日以私財饗士自始攻至克城未嘗戮一卒三月入朝唐主美其功晏球謝以煩饋運而已胡氏曰王晏球非知

經術者然取定州之功不特於五代時為冠蓋深合古人用兵之意夫以周公討三監宜若振稿然二年始得其罪

人恐以速故傷百姓也罪人得則已矣後世為一夫背叛至於殺人盈野或舉城而屠之或連數十萬人而坑之不

仁孰甚焉晏球生於衰亂之時乃能不急近功不縻士卒力戰以絕契丹之援堅圍以蹙王都之勢不及一年都族

自焚而定州下矣可不謂之善用兵乎

三月唐主殺其子從璨

從璨

性剛安重誨用事從璨不為之屈帝東巡從璨與

楚王

殷以其子希聲知政事總諸軍

自是國政先歷希聲乃聞

於夏四月唐禁鐵錫錢

時湖南全用錫錢銅錢一

五代

能禁唐置緣邊市馬場

先是党項皆詣闕以貢馬為名國家約其直酬之加以館

穀賜與歲費五十餘萬緡至是始於緣邊置馬場而馬不令詣闕

唐以從榮為河南

尹從厚為北都留守

北都留守從榮年少驕狠不親政務唐主遣左右往諷導

之其人謂曰河南相公恭謹好善親禮端士有老成之風相公齒長宜自策勵勿令聲問出河南之下從榮不悅退

告揚思權曰我其廢乎思權因勸從榮多募部曲繕甲兵陰為自固之備其人懼以告馮質質密奏之唐主召思權

詰問亦弗之罪及質入為宣徽使謂執政曰從榮剛僻而輕易宜選重德輔之史館修撰張昭遠亦言竊見先朝皇

弟皇子皆喜休優入則飾姬妾出則誇僕馬習尚如此何道能賢諸皇子宜精擇師傅令皇子屈身師事之講禮義

之經論安危之理古者人君即位則建太子所以明嫡庶之分塞禍亂之源今卜嗣建儲臣未敢輕議至於恩澤賜

與之間昏姻省侍之際嫡庶長幼宜有所分示以等威絕其僥幸唐主賞其言而不能用

鳳同平章事

唐主問鳳帝王賜人鐵券何也對曰與之立誓令其子孫長享爵祿耳唐主曰

先朝受此賜者三人崇輔繼麟尋皆滅朕得脫如毫釐且因歎息久之鳳曰帝王心存大信固不刻之金石也

五月唐遣使如兩川

唐主將祀南郊遣客省使李仁矩以詔諭兩川獻錢皆辭

以軍用不足仁矩唐主在藩鎮時客將也為安重誨所厚持恩驕慢至梓州董璋置宴召之日中不住方擁騎酣飲

璋怒從卒徒執兵入驛立仁矩於階下而詬之曰公但聞西川斬李客省謂我獨不能邪仁矩流涕拜請僅而得免

未幾唐復遣通事舍人李彥珣詣東川六月唐罷鄴入境失小禮璋拘其從者彥珣奔還

都。秋七月唐以高從誨為荆南節度使

高季興之叛唐也其子從誨切諫不聽既襲位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捨近臣遠非計也乃因楚王殷以謝罪於唐

求復修職貢楚馬希聲殺判官高郁初楚王殷故有是命

官高郁為謀主國以富疆鄰國皆疾之莊宗入洛殷遣其子希範入貢莊宗愛其警敏曰比聞馬氏當為高郁所奪

今有子如此郁安能得之高季興亦屢以流言間郁於殷殷不聽乃遣使遺希聲書盛稱郁功名願為兄弟司馬楊

昭遂希聲之妻後也謀代郁任日譜之於希聲希聲屢言
於殷請誅之殷曰成吾功業皆郁力也汝勿為此言希聲
固請罷其兵柄乃左遷郁行軍司馬郁謂所親曰亟營西
山吾將歸老獮子漸大能咋人矣希聲聞之益怒矯以殷
命殺郁誣以謀叛并誅其族黨至暮殷尚未知是日大霧
殷謂左右曰吾昔從孫儒度淮每殺不辜多致茲異馬步
院豈有冤死者乎明日吏以郁死告殷拊膺大慟曰吾老
耄政非己出使我動舊橫摧冤酷既而顧左右曰吾亦何
可以處 **有年** 唐主與馬道從容語及年穀屢登四方無
此乎 陞之險巨憂馬道執轡甚謹幸而無失逮至平路放轡自
逸俄至顛隕凡為天下者亦猶是也唐主深以為然又問
道今歲雖豐百姓瞻足否道曰農家歲凶則死於流殍歲
豐則傷於穀賤豐凶皆病者惟農家為然臣記進士聶夷
中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醫得眼下瘡剗却心頭
肉語雖鄙俚曲盡田家之情狀農於四民之中最為勤苦
人主不可不知也唐主悅 **唐削錢鏐官爵** 吳越王
命左右錄其詩常誦之 **安重誨書辭禮** 其德唐遣供奉官烏昭遇韓致使吳越還
攻奏昭遇見鏐稱臣拜舞重誨奏賜昭遇死制鏐以大師

致仕自餘官皆削之凡吳越進奏官使者綱吏 **冬十**
今所在繫治之鏐令子傳堪等上表訟冤不省

月唐以康福為朔方節度使 前磁州刺史康福
多召入便殿訪以時事福以胡語對安重誨惡之常戒之

曰汝但妄奏事會當斬改福懼求外補重誨以靈州深入
胡境為帥者多遇害以福為朔方河西節度使福見唐主
泣辭唐主命更它鎮重誨不可唐主不得已遣將軍衛審
除等將兵萬人衛送之福行至方渠羌胡出兵數萬福擊
走之至青剛峽遇吐蕃野利大蟲二族數千帳福遣審除
掩擊大破之殺獲殆盡由是威聲大振遂進至靈州自是朔方始受代 **吳加徐知誥兼**

中書令 吳諸道副都統徐知誥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
之內樞密使王令謀曰公輔政日以披天子以

令境內誰敢不從知誥年少恩信未洽於人無能為也知
詢待諸弟薄諸弟皆怨之徐玠反持其短以附知誥知誥
典客周廷望說知詢捐寶貨結勳舊知詢從之廷望至江
都因知誥親使周宗密輸款於知誥亦以知誥陰謀告知
詢宗謂廷望曰人言侍中有不臣七事且亟入謝廷望還
以告知誥十一月知詢入朝知誥留以為統軍遣爵金陵

兵還江都知誥自是始專吳政知詢又以廷望所言誥知誥知誥曰以爾所為告我者亦廷望也遂斬之吳加知誥兼中書令知誥召知詢飲以金鐘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它器均之跽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為誥語掠二酒合飲之懷鐘趨出腦潰而卒

矩為保寧節度使

唐割閬果二州以仁矩為節度使安重誨之謀也重誨又使綿

州刺史武虔裕將兵赴治虔裕唐主故吏重誨之外兄也重誨使仁矩誦董璋反狀仁矩增飾而奏之又使夏魯奇治遂州城隍繕甲兵益兵戍之璋大懼時道路傳言又將割綿龍為節鎮孟知祥亦懼璋素與知祥有隙未嘗通問至是遣使詣成都請為其子娶知祥女知祥許之謀併力以拒朝廷

庚寅

唐長興元年 是歲凡四國三鎮

春二月唐董璋築寨劍門與

孟知祥上表拒命詔慰諭之

董璋遣兵築七寨于劍門孟知祥遣

趙季良詣璋修好還言璋貪殘好勝終必為患西川指揮使李仁罕張業欲置宴召知祥有尼告二將欲害知祥誥

之無狀斬之昇左右獨詣仁罕第仁罕叩頭流涕曰老兵惟盡死以報德由是諸將親服知祥與董璋同上表言兩川聞朝廷於閬中建節綿遂益兵無不憂懼唐主以詔書慰諭之璋遂召武虔裕囚之閱民兵皆剪髮黥面於劍門北列烽火知祥累表請

三月唐立淑妃曹氏為

雲安鹽監唐主許之

后唐主將立曹淑妃為后淑妃謂王德妃曰吾素病中煩之乃立淑妃為后德妃事曰中宮敵偶至尊誰敢干誨得進常德之唐主性儉約及在位久宮中用度稍侈重誨每規諫妃取外庫錦造地衣重

不克。唐河中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從珂

討平之

初唐主在真定李從珂與安重誨飲酒爭言從

河中節度使重誨屢短之唐主不聽重誨乃矯以唐主命諭河中牙內指揮使楊彥溫使逐之從珂出城閱馬彥溫勒兵閉門拒之從珂使人詰之對曰彥溫非敢負恩受樞密院宣請公入朝耳從珂遣使以聞唐主以問重誨對曰

此姦人妄言耳宜速討之唐主疑之欲誘致彥溫訊其事重誨固請發兵擊之乃命西都留守索自通等將兵討之令必生致彥溫吾欲面訊之從珂馳入自明唐主責使歸第絕朝請自通拔河中斬彥溫唐主怒安重誨諷馮道趙鳳奏從珂失守宜加罪唐主曰吾兒為姦黨所傾未明曲直公輩遂不欲置之人間何邪且此皆非公輩意也明日重誨自言之唐主曰朕昔為小校家貧賴此小兒拾馬糞自贍以至今日為天子曾不能庇之邪卿欲如何處之於卿為便重誨曰惟陛下裁之唐主曰使閑居私第亦可矣何用復言以自通鎮河中自通承重誨旨籍軍府甲仗數上之以為從珂私造賴王德妃保護得免士大夫不敢與從珂往來惟禮部侍郎呂琦居相近時往見之從珂每有奏請皆咨琦而後行夏六月朔日食。秋八月唐星昏密人邊彥溫等伏誅捧聖軍使李行德十將張儉引告密人邊彥溫告安重誨發兵云欲自討淮南又引占相者問命侍衛都指揮使安從進藥彥稠曰此姦人欲離間陛下勳舊耳臣等請以宗族保之唐主乃斬彥溫召重誨慰撫之君臣相泣既而趙鳳復奏收行德及儉皆族誅之唐以張延

朗為三司使

三司使之名自此始

唐立子從榮為秦王

從厚為宋王

○唐兩川節度使董璋孟知

祥連兵反

董璋之子光業為宮苑使璋與書曰朝廷割吾支郡為節鎮屯兵三千是殺我必矣汝見

樞要為吾言如朝廷更發一騎入斜谷吾必反與汝決矣光業以書示樞密承旨李慶徽未幾朝廷又遣兵戍閬州

光業謂慶徽曰此兵未至吾父必反吾不敢自愛恐煩朝廷調發願止此兵吾父保無它慶徽以告安重誨重誨不

從璋遂反重誨曰臣父知其如此陛下含容不討耳帝曰我不負人人負我則討之九月西川進奏官蘇愿白孟知

祥云朝廷欲討兩川知祥謀於副使趙季良季良請以東川先取遂閬然後併兵守劍門知祥從之遣使約董璋同

舉兵璋引兵擊閬州知祥以指揮使李仁罕趙廷隱張業將兵攻遂州矣弘實孟思恭將兵會璋攻閬州九月

唐以范延光為樞密使

安重誨久專大權中外惡之王德妃及武德使孟漢

瓊浸用事數短重誨於上重誨懼表解機務求一鎮以全餘生唐主不許重誨請不已唐主怒曰聽卿去朕不患無

人前成德節度使范延光勸留重誨且曰重誨去誰能代之唐主曰卿豈不可延光謝不敢當唐主遣漢瓊詣中書議重誨事馮道曰諸公果愛安令宜解其樞務為便趙鳳曰公失言乃奏大臣不可輕動乃以延光為樞密使而重誨如故胡氏曰重誨不得於君則當奉身而力退明宗不安其相則當聽去而保終既各有所懷而以虛文飾貌相處其能父而無變耶馮道趙鳳之言皆是也鳳為朝廷計道為重誨謀也雖然與其彊留而存形迹之嫌不若優以

董璋陷閬州唐將姚洪死之

外鎮之為全也董璋以蓄反謀以金帛啗其士卒銳氣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之不過旬日大軍至賊自走矣李仁矩曰蜀兵懦弱安能當我精卒遂出戰兵未交而潰璋晝夜攻之城陷殺仁矩初璋為梁將指揮使姚洪嘗隸麾下至是將兵戍閬州璋密以書誘之洪投諸厠城陷璋讓之曰汝何相負洪曰老賊汝昔為李氏奴掃馬糞得醫灸感恩無窮今天子用汝為節度使何負於汝而反邪汝猶負天子吾受汝何恩而云相負哉汝奴材固無恥吾義士豈忍為汝所為乎吾寧為天子死不能與人奴並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剖其肉自啗之洪至死罵不絕聲唐主置洪

二子於近衛厚給其家唐詔削董璋官爵遣天雄節度

使石敬瑭討之下制削董璋官爵與兵討之以孟知祥兼供饋使石敬瑭為招討使夏魯

奇副漢取交州。冬十月孟知祥兵圍遂州

董璋攻利州不克李仁罕圍遂州夏魯奇嬰城固守遣馬軍都指揮使康文通出戰文

通以其眾降董璋引兵趣利州遇雨還閬州知祥聞之曰比破閬中正欲徑取利州其帥不武必望風遁去吾獲其倉廩據漫天之險此軍終不能西救武信今董公僻處閬州遠棄劍閣非計也欲遣兵三千助守劍門璋固辭曰此已有備唐誅董璋之子光業夷其族。董璋兵

陷徵合巴蓬果五州。十一月孟知祥兵

陷黔州。楚武穆王馬殷卒子希聲嗣

命諸子兄弟相繼及卒希聲襲位去建國之制希聲居喪無戚容葬殷之日頓食雞腫數盤其臣遙起譏之曰昔阮

籍居喪食蒸
唐削孟知祥官爵并討之攻劍

州不克
石敬瑭入散關階州刺史王弘贄瀘州刺史馮

劍門之南還襲劍門克之殺東川兵三千人據而守之弘

贄等破劍州而大軍不繼乃焚其廬舍取其資糧還保劍

門董璋遣使至成都告急孟知祥懼曰董公果誤我遣指

揮使李肇將兵五千赴之戒之曰爾倍道兼行先據劍州

北軍無能為也又遣趙廷隱將萬人會屯劍州李筠將兵

四千趣龍州守要害先是西川牙內指揮使龐福誠謝錕

屯來蘇村聞劍門失守相謂曰使北軍更得劍州則二蜀

勢危矣遠引部兵千餘人間道趣劍州始至官軍萬餘人

自北山大下會日暮二人謀曰眾寡不敵速明則吾屬無

遺矣福誠夜引兵數百升北山大譟於官軍營後鎧帥餘

眾操短兵自其前急擊之官軍大驚空營遁去復保劍門

十餘日不出知祥聞之喜曰吾始謂弘贄等克劍門徑據

劍州堅守其城或引兵直趣梓州董公必棄閬州奔還我

亦須解遂州之圍如此則內外受敵兩川震動勢可憂危

今廼焚毀劍州運糧東歸劍門頓兵不進吾事濟契丹

矣董璋遣王暉將兵三千會李肇等分屯劍州

東丹王突欲奔唐
突欲自以失職帥部

唐石敬瑭攻劍州不克
石敬瑭至劍門進屯劍州

遣安重誨督征蜀諸軍
石敬瑭征蜀未有功使者

守將夏魯奇死之
唐召安重誨還二月

卯辛

後唐

石敬瑭引兵遁歸兩川兵追之陷利州

鳳初

翔節度使朱弘昭諂事安重誨連得大鎮重誨過鳳翔弘昭迎拜馬首館於府舍妻子羅拜奉酒進食禮甚謹重誨為弘昭泣言讒人交構幾不免賴主上明察得保宗族重誨既去弘昭即奏重誨怨望有惡言至行營恐奪敬瑭兵柄又遺敬瑭書言重誨舉措孟浪恐將士疑駭宜迎止之敬瑭大懼即上言重誨至恐有變宜急徵還宣徽使孟漢瓊自西方還亦言重誨過惡有詔召重誨還二月朔石敬瑭以遂聞既陷糧運不繼燒營北歸軍前以告孟知祥匿書謂趙季良曰北軍漸進奈何季良曰不過綿州必遁知祥問故曰彼懸軍千里糧盡能無遁乎知祥大笑以書示之安重誨至三泉得詔亟歸過鳳翔弘昭不內重誨懼馳騎而東兩川兵追敬瑭至利州昭武節度使李彥琦棄城走知祥以趙廷隱為昭武留後廷隱遣使密言於知祥曰董璋多詐必為公患因其至劔州勞軍請圖之并兩川之眾可以得志於天下知祥不許廷隱歎曰不從吾謀禍難未已

夔州。唐以安重誨為護國節度使

趙鳳言於唐主

曰重誨陛下家臣終不叛主但不能周防為人所讒陛下不察其心重誨死無日矣唐主以為朋黨不悅

以宋齊丘為右僕射致仕

吳徐知誥欲以宋齊丘為相齊丘自以資

望素淺欲以退讓為高謂歸洪州葬父因入九華山應天寺啓求隱居吳王下詔徵之不至知誥遣其子景通入山勸諭齊丘始還除右僕射致仕唐賜契丹突欲姓名李季贊華

以為懷化節度使。唐以李從珂為左衛

大將軍復錢鏐官爵

唐主既解安重誨樞務乃召李從珂泣謂曰如重誨意汝

安得復見吾以為左衛大將軍盡復錢鏐官爵遣使往諭旨以歸日致仕重誨矯制也唐以李愚

同平章事。夏四月唐以德妃王氏為淑

妃。閩奉國節度使王延稟舉兵襲福州

敗死

延稟聞閩王延鈞有疾帥建州刺史繼雄將水軍襲福州延鈞遣樓船指揮使王仁達拒之仁達偽

後唐

降繼雄喜登舟慰撫仁達斬之延稟眾潰追擒之延鈞見之曰果煩老兄再下延稟慙不能對延鈞斬之遣其弟都教練使延政如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石敬瑭兼六軍諸衛使。唐罷麴稅罷畝稅麴錢城中官造麴城舊

半價鄉村聽百姓唐以宦者孟漢瓊為宣徽使

漢瓊本趙王鎔奴也時范延光趙延壽懲安重誨以剛復得罪每事不敢可否獨漢瓊與王淑妃居中用事人皆憚之先是宮中須索稍踰常度重誨執奏由是非分之求殆絕至是漢瓊直以中宮之命取府庫物不復關由樞密院及三司亦無文唐殺其太子太師致仕安重

誨安重誨內不自安表請致仕閏月制以太子太師致仕

誨其子崇贊崇緒逃奔河中李從璋為護國節度使遣步軍指揮使藥彥稠將兵趣河中崇贊等至重誨驚曰汝安得來既而曰此為人所使耳吾以死徇國夫復何言乃執二子表送詣關明日有中使至見重誨慟哭重誨問故中使曰人言令公有異志朝廷已遣藥彥稠將兵至矣重

誨曰吾受國恩死不足報敢有異志更煩國家發兵貽主上之憂罪益重矣皇城使程光勣素惡重誨唐主遣詣河

中察之曰重誨果有異志則誅之光勣至從璋以甲士圍其第自入見重誨拜于庭下重誨驚降階答拜從璋奮搦擊其首妻張氏驚救亦搗殺之詔以重誨離間孟知祥董璋錢鏐又誣其欲自擊淮南以圖兵柄遣元隨竊二子歸本道并二

唐遣兩川將吏還諭本鎮唐主遣西

蘇愿東川軍將劉澄各還本道諭以安重誨專命與兵今已伏辜孟知祥遣使告董璋欲與之俱上表謝罪璋怒曰孟公親戚皆宗固宜歸附璋已

六月唐均田稅

閩作寶皇宮閩王延鈞好神仙之術道士陳守元巫者徐彥林與盛韜共誘之作寶皇宮極

之盛秋九月唐敕解縱五坊鷹隼敕解縱鷹隼

進馮道曰陛下可謂仁及鳥獸唐主曰不然朕昔嘗從武

皇獵時秋稼方熟有獸逸入田中遣騎取之比及得獸餘

稼無幾以是思之獵冬十月唐以王延政為建

有損無益故不為耳

唐

唐

唐

唐

州刺史。十一月朔日食。吳以其書

令徐知誥鎮金陵。徐景通為司徒輔政。

表請歸老金陵以知誥為鎮海寧國節度使鎮金陵總錄朝政以其子景通為司徒同平章事知中外左右諸軍事

留江都輔政以王令謀宋齊丘為左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內樞使使以佐景通知誥作禮賢院於府舍聚圖書延

士大夫與孫晟陳覺議時事以國中屢災曰兵十二月

唐初聽民鑄田器畝收稅錢。

初聽百姓自鑄農器并雜鐵器每田

二畝夏秋輸孟知祥遣李肇守利州

昭武留後趙廷隱請兵於孟知祥欲以取興元及秦鳳知祥不許廷隱以頃在

劍州與李肇同功願以昭武讓肇知祥褒諭不許廷隱三讓知祥從之

唐長興三年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

是春正月唐遣兵擊党項破之。

二月唐初刻九經版印賣之。

胡氏曰有天下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務可不謂賢乎雖然命國子監以大本行所以一文義去舛訛使人不

迷於所習善矣頒之可也驚之非也或曰天下學者甚眾安得人人而頒之曰以監本為正俾郡邑皆傳刊焉何患

於不給哉唐賜高從誨爵渤海王。三月吳越武

肅王錢鏐卒子元瓘嗣。

鏐寢疾謂將吏曰吾疾必不起諸兒皆愚懦誰

可為帥者眾泣曰兩鎮令公仁孝有功孰不愛戴鏐乃悉出印鑰授傳瓘曰將吏推爾宜善守之又曰子孫善事中

國勿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傳瓘與兄弟同幄行喪內牙指揮使陸仁章曰令公嗣先王霸業將吏旦暮趨謁當與諸公子異處乃命主者更設一幄扶傳瓘居之

禁諸公子從者無得妄入鏐末年左右皆附傳瓘獨仁章數以事犯之至是傳瓘勞之仁章曰先王在位仁章不知事令公今日盡節猶事先王也傳瓘嘉歎久之傳瓘更名元瓘以遺命去國儀用藩鎮法除民田荒絕者租稅置擇能院掌選舉殿最內牙指揮使劉仁杞及仁章久用畢為五代

衆所惡一日諸將共請誅之元瓘諭之曰二將事先王久吾方圖其功汝曹乃欲逞私憾而殺之可乎吾為汝主汝當稟吾命不然吾當歸臨安以避賢路衆懼而退乃以仁章為衢州刺史仁杞為湖州刺史中外有上書告許者元瓘皆置不問由契丹遣使如唐初契丹舍利前刺與是將吏輯睦契丹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擒契丹屢遣使請之唐主謀於羣臣德鈞等皆曰契丹所以數年不犯邊數求和者以此輩在南故也縱之則邊患復生冀州刺史楊檀亦曰前刺契丹之驍將在朝廷數年知中國虛實若得歸為患必深恐悔之無及既而契丹使者辭歸唐主曰朕志在安邊不可不少副其求乃遣前骨舍利與之俱歸契丹以不得前刺自是數寇雲州及振武

夏四月董璋襲西川五月孟知祥擊敗之璋為其下所殺知祥遂取東川孟知祥三遣使

加禮於兩川苟不奉表謝罪恐復致討璋不從三月遣李昊詣梓州極論利害璋詬怒不許昊還言於知祥曰璋不通謀議且有窺西川之志公宜備之至是璋會諸將謀襲成都皆曰必克王暉曰劔南萬里成都為大時方盛夏師

目下

六

出無名必無成功璋不從自將破白楊林鎮聲勢甚盛知祥憂之趙季良曰璋為人勇而無恩士卒不附城守則難克野戰則成擒矣今不守巢穴公之利也璋用兵精銳皆在前鋒公宜以羸兵誘之以勁兵待之始雖小衄後必大捷璋素有威名今舉兵暴至人心危懼公當自出禦之以彊眾心趙廷隱亦以為然乃以廷隱為都部署將三萬人拒之五月朔入辭璋檄至又有遺季良廷隱及李肇書誣之云與已通謀廷隱不視投之於地曰不過為反間欲令公殺副使與廷隱耳再拜而行知祥曰事必濟矣肇囚其使者擁眾為自全計璋克漢州知祥自將兵八千趣漢州廷隱陳於雞蹤橋張公鐸陳於其後璋退陳於武侯廟下璋帳下驍卒大譟曰日中曝我輩何為何不速戰璋乃上馬前鋒始交指揮使張守進降於知祥言璋兵盡北無復後繼當急擊之知祥登高冢督戰趙廷隱三戰不利知祥懼以馬箠指後陳張公鐸帥眾大呼而進東川兵大敗死者數千人璋與數騎遁去餘眾七千人降知祥引兵追璋至赤水而還命廷隱攻梓州璋至梓州王暉帥兵三百大譟而入璋引妻子登城呼指揮使潘稠使討亂兵稠斬璋首以授暉暉舉城迎降廷隱封府庫以待知祥李肇璋敗始斬其使以聞知祥復將兵八千如梓州李仁罕自遂

川來侵侮廷隱廷隱大怒知祥犒賞將士謂仁罕廷隱曰
二將誰當鎮此命李昊草牒俟二將有所推而命之昊曰
昔梁祖莊宗皆兼領四鎮今二將不讓惟公自領之為便
耳知祥命李仁罕歸遂州留趙廷隱東川巡檢遂還成都
廷隱亦引兵還知祥謂李昊曰君為我曠廷隱今復以閬
州為深寧軍益以果蓬渠開四州往鎮之吾自領東川以
絕仁罕之望廷隱猶不平昊深解之乃受命趙季良帥將
吏請知祥兼領東川許之又請稱王不許董璋之起兵也
范延光言於唐主曰若兩川併於一賊取之益難宜及其
交爭早圖之唐主以為然未幾聞璋敗死延光曰知祥雖
據全蜀然士卒皆東方人知祥恐其思歸為變亦欲倚朝
廷之重以威其眾陛下不屈意撫之彼則無從自新唐主
曰知祥吾故人為人離間至此何屈意之有乃遣供奉官
李存瓌賜知祥詔知祥拜泣受詔上表謝罪自是復稱藩
然益驕倨矣

秋七月唐武安節度使馬希聲卒十八

月弟希範嗣。唐以李從珂為鳳翔節度

使。唐詔孟知祥補兩川節度使以下官

知祥令李昊為武泰趙季良等五留後草表請以知祥為
蜀王行墨制仍自求旌節昊曰如此則輕重之權皆在羣
下矣借使明公自請豈不可邪知祥大悟更令昊為已草
表請行墨制補兩川刺史已下又表請以季良等為節度
使初安重誨欲圖兩川每除刺史皆以東兵衛送之小州
不減五百人夏魯奇李仁矩武履裕各數千人皆以牙隊
為名及知祥克六鎮得東兵無慮三萬人恐朝廷徵還表
請其妻子詔凡劍南節度使以下官聽知祥署訖奏聞唯
不遣戍兵妻子然其兵亦不復徵也

吳徐知誥廣金陵城。九月

唐城三河縣初契丹既疆寇抄盧龍諸州皆徧每自

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閭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
稍通於州東五十里城路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
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虜騎來爭德鈞擊却之唐大理少卿

康澄上疏論事唐主優詔答之澄上疏曰國

者五有深可畏者六陰陽不調不足懼三辰失行不足懼
小人訛言不足懼山崩川涸不足懼彗蟲賊傷稼不足懼賢

後唐

人藏匿深可畏四民遷業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
道消深可畏毀譽亂真深可畏直言蔑聞深可畏不足懼
者願陛下存而勿論深可畏者願陛下修而靡忒優詔
之胡氏曰康澄之所謂不足懼者非誠不足懼也所以
夫六可畏之必可畏也使澄信以為不足懼則其所謂可
畏者幸而言中耳言雖不足以盡人亦可以取人澄所言
乃常理而未有總而言之如是之明者使明宗
善聽于以卜相可也何止優詔答之而已乎

冬十一

月唐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秦王從榮喜為詩聚浮華之士

高輦等於幕府與相唱和頗自矜伐唐主語之曰吾雖不
知書然喜聞儒生講經義開益人智思吾見莊宗好為詩
將家子文非素習徒取人竊笑汝勿效也從榮為人鷹視
輕此峻急既參朝政驕縱不法安重誨死王淑妃孟漢瓊
宣傳制命范延光趙延壽為樞密使從榮皆輕侮之石敬
瑭兼六軍諸衛副使其妻永寧公主與從榮異母素相憎
疾從榮以從厚聲名出已右尤忌之從厚善以卑弱奉之
故嫌隙不外見敬瑭不欲與從榮共事常思外補以避之
延光延壽亦慮及禍屢辭機要會契丹欲入寇唐主命擇
河東帥延光延壽皆曰今帥臣可往者獨石敬瑭康義誠

耳敬瑭亦願行即命除之既受詔不落六軍副使敬瑭復
辭遂召義誠詣闕且命趣議河東帥敬瑭欲之而延光延
壽欲用義誠議久不决樞密直學士李崧以為非石太尉
不可眾從崧議遂以敬瑭鎮河東敬瑭至晉陽以部將劉
知遠周瓌為都押衙委以心腹軍事委知遠督藏委瓌
刺史張彥超與石敬瑭有隙

唐蔚州叛降契丹

蔚州

唐長興四年 閩主王延鈞龍

春正月閩王王延

鈞稱帝更名璘

閩人有言真封宅龍見者閩王延鈞更命其宅曰龍躍宮遂詣寶皇宮受

冊備儀衛入府即皇帝位自以國小地僻常謹事四鄰由是境內差安

二月唐定難節

度使李仁福卒子彝彝超嗣

唐以孟知祥為蜀王

三月唐以李彝超為彰武留後

安從進為定難留後彝超拒命

先是河西諸鎮比日言李仁

福替通契丹併吞河右南侵關中會仁福卒以其子彝超為彰武留後安從進為定難留後仍命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將兵五萬以宮苑使安重益為監軍送從進赴鎮敕諭夏銀綏宥將吏彝超年少未能扞禦故從之延安從命則有富貴之福違命則有覆族之禍四月彝超上言為軍民擁留未得赴鎮詔遣使趣之

唐以劉

璣為秦王傳

言事者請為親王置師傅宰相畏秦王從榮請令自擇秦府判官王居敏薦兵部侍郎劉璣於從榮從榮請以為傳王府參佐皆新進少年輕脫詔諛璣獨從容規諷從榮不悅槩以僚屬待之璣有難色從榮戒門者勿為通月聽

唐立子從珂為

潞王從益為許王

初閩王審知性節儉府舍皆卑陋至

是大作宮殿極土木之盛

吳徐知誥營宮城於金陵

宋齊丘勸知誥

徙吳主都金陵知誥乃營宮城於金陵

秋七月唐安從進討李彝

超不克引還

安從進攻夏州州城赫連勃勃所築堅如鐵石斷鑿不能入又党項萬餘

日五十一

十九

騎徜徉四野抄掠糧餉官軍無所芻牧山路險狹關中民輸斗粟束藁黃錢數緡民間困竭不能供彝超登城謂從進曰夏州貧瘠非有珍寶蓄積可以充朝廷貢賦也但以祖父世守此土不欲失之幸與表聞許其自新詔從進引兵還自是夏州輕朝廷每有叛臣必陰與之連以邀賂遺唐賜在京諸軍優給

以錢元瓘為吳王

元瓘於兄弟甚厚其兄元瑋自蘇州入見元瓘以家人禮事之奉觴

為壽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賜也元瑋曰先王擇賢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瑋知忠順而已因相與對泣

閩以薛文傑為國計使

文傑性巧佞以聚斂求媚

富民之罪籍沒其財被榜捶者胥背分受仍以銅斗火熨之建州土豪吳光入朝文傑利其財將治之光怨怒帥其

眾且萬人

唐主加尊號賜內外將士優給

時

月之間再行優給用度益窘

唐以秦王從榮為天下兵馬大

後唐

元帥

太僕少卿致仕何澤表請立從榮為太子唐主覽表泣下私謂左右曰羣臣請立太子朕當歸老

原舊第耳

不得已詔宰相樞密議之從榮見上言曰臣幼少目願學治軍民不願當此名也退見范延光趙延壽曰

執政欲奪我兵柄

幽之東宮耳延光等知上意且懼從榮之言即以白上制以從榮為天下兵馬大元帥位宰相上

胡氏曰明宗初

非有黃屋之志避逆得國無富貴奢侈之奉而有老成朴素之風其德美矣至於始終之際乃眷戀

把握不肯釋手

嗚呼此固中君所難也明宗雖不知書既親儒生喜經義而懵然於此豈非馮道趙鳳稽古之功不

足以啓沃故耶

唐以趙延壽為宣武節度使朱弘昭

為樞密使

秦王從榮請嚴衛捧聖步騎兩指揮為牙兵每入朝從數百騎張弓挾矢馳騁衢路

不快於執政

私謂所親曰吾一旦南面必族之范延光趙延壽懼屢求外補以避之唐主以為見已病而求去甚怒

曰欲去自去奚用表為齊國公主復為延壽言於禁中乃

以延壽為宣武節度使

以朱弘昭為樞密使同平章事弘昭復辭唐主叱之

弘昭乃不敢言

唐遣使如吳越

風飄至天長

吳主厚禮之資以從者儀服錢幣數萬文寶獨受飲食餘皆辭之曰本朝與吳久不通問今既非君臣

又非賓主若受此物何辭以謝

閩主璘殺其從子

繼圖

薛文傑說閩主璘抑挫諸宗室繼圖不勝忿謀反坐誅連坐者千餘人

以范延光為成德節度使

馮弼為樞密使

延光屢因孟漢瓊王淑妃以求出以為成德節度使

以馮弼代之唐主以親軍都指揮使康義誠為朴忠親任之時

要近之官多求出以避秦王之禍

義誠度不能自脫乃令其子事秦王務持兩端冀得自全唐主錢范延光曰卿今

遠去事宜盡言對曰朝廷大事願陛下與內外輔臣參決

勿聽羣小之言遂相泣而別時孟漢瓊用事附之者共為朋黨以蔽惑上聽

故延光言及之

唐以李彝超為定難節度使

彝超上表謝

十一月唐主疾病秦王從榮作

亂伏誅

唐主疾作大漸秦王從榮入問疾唐主俛首不能舉從榮出聞宮中皆哭意唐主已殂明日稱

後唐

唐主

疾不入從榮自知不為時論所與恐不得為嗣與其黨謀欲以兵入侍先制權臣遣都押牙馬處鈞謂朱弘昭馮贊曰吾欲帥牙兵入宮中侍疾且備非常二人曰主上萬福王宜竭心忠孝不可妄信浮言從榮怒復遣謂曰公輩殊不愛家族邪何敢拒我二人患之入告王淑妃孟漢瓊召康義誠謀之義誠竟無言從榮將步騎千人陳於天津橋遣馬處鈞至馮贊第語之曰吾今日決入公輩禍福在須史耳贊馳入右掖門見弘昭義誠漢瓊及三司使孫岳贊讓義誠曰公勿以兒在秦府左右顧望主上拔擢吾輩自布衣至將相苟使秦王兵得入此門置主上何地乎義誠未對監門白秦王已將兵至端門外漢瓊拂衣起入殿門弘昭贊隨之義誠不得已亦隨之入漢瓊見帝曰從榮反兵已攻端門矣唐主指天泣下謂義誠曰卿自處置勿驚百姓控鶴指揮使李重吉從珂之子也時侍側唐主曰吾與爾父冒矢石定天下從榮輩得何力今乃為人所教為此悖逆當呼爾父授以兵柄耳重吉即帥控鶴兵守宮門漢瓊召馬軍指揮使朱洪實使將五百騎討從榮從榮走歸府僚佐皆竄匿牙兵潰去皇城使安從益斬從榮并其子以獻唐主悲駭絕而復蘇由是疾復劇從榮一子尚幼養宮中諸將請除之唐主泣曰此何罪不得已竟與之時

宋王從厚為天雄節度使遣孟漢瓊徵之追廢從榮為庶人執政共議從榮官屬之罪馮道曰從榮所親者高輦劉陟王說而已自非與之同謀豈得一切誅之於是流貶有差初從榮失道六軍判官趙遠諫曰大王勿謂父子至親為可恃獨不見恭卅子戾太子乎從榮怒出為涇州判官及從榮敗遠以是知名遠字上交幽州人也

主曹俎 明宗性不猜忌與物無競登極之年已踰六十推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在位年穀屢豐兵革罕用校於五代粗為小康胡氏曰明宗美善頗多過舉亦不至其求於漢唐之間蓋亦賢主也其尤足稱者內無聲色外無遊畷不任宦官廢內藏庫賞廉吏治賊蠹若輔相得賢則其過舉當又損矣其焚香祝天之言發於誠心天既厭亂遂生聖人用是觀之天人交感之理不可誣矣

主璘殺其樞密使吳昺 等皆有寵薛文傑言於璘曰陛下左右多姦臣非質諸鬼神不能知也盛韜善視鬼宜使察之文傑惡樞密使吳昺昺有疾文傑省之曰主上或以疾欲罷公近密僕言公但小苦頭痛耳將愈矣主上或遣使來問慎勿以它疾對也明日使韜言於璘曰

後唐

適見北朝崇順王訊吳昺謀反以銅釘釘其腦麟以告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遣使問之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治之昺自誣服并其妻子誅之由是國人益怒吳光請兵於吳信州刺史蔣延徽不俟朝命引兵會攻建州麟遣使求

十二月唐主從厚立

唐主自終易月之制即召學士

讀貞觀政要太宗實錄有致治之志然不知其要寬柔少斷李愚私謂同列曰位高責重事亦堪憂朱弘昭以誅秦王立唐主為己功欲專朝政天雄押牙宋令詢侍唐主最久雅被親信弘昭不欲其在唐主左右以為磁州刺史唐主不悅而無如之何孟知祥聞明宗殂亦謂僚佐曰宋王幼弱為政者皆胥史小人其亂可坐而俟也

主麟殺其指揮使王仁達

仁達有擒王延稟之功性慷慨言事無所

避閩主麟惡之誣以謀叛族誅之

唐閩帝從厚應順元年四月以後唐主從珂清泰元年蜀主孟知祥明德元年 是歲蜀建國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唐以高從誨為南平王馬希範為楚

王錢元瓘為吳越王。唐以李重吉為亳

州團練使

路王從珂與石敬瑭少從明帝征伐有功名得衆心朱弘昭為贊位望素出二人下

遠甚一旦執朝政皆忌之及明宗殂從珂辭疾不來使臣至鳳翔者或自言伺得從珂陰事於是朱馮不欲重古典禁兵出為亳州團練使從珂女為尼

不克

吳蔣延徽敗閩兵於浦城遂圍建州閩主麟遣兵救建州軍及中途士卒不進曰不得薛文傑不能

討賊軍中以聞國人震恐太后及福王繼鵬泣謂麟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吳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旦傾覆留文傑何益文傑亦在側互陳利害

麟曰吾無如卿何卿自為謀文傑出繼鵬伺之門外以笏擊之仆地檻車送軍前士卒鬻食之初文傑以古制檻車

踈闊更為之形如木匱攢以鐵鎗內向動輒觸之既成而首自入焉并誅盛韜延徽攻建州垂克徐知誥以延徽吳太祖之婿與臨川王濛素善恐其克建州奉濛以圖興復

遣使召之延徽亦聞閩兵及吳越兵將至引兵歸閩人唐追擊敗之知誥貶延徽為右威衛將軍遣使求好于閩

後唐

以唐納陳又為樞密直學士

唐主即位舊鎮將佐之有才者朱馮

皆斥逐之內以文學從歷三鎮而性迂疎

蜀王孟知

祥稱帝

知祥以趙季良為司空平章事

吳徐知誥黜其押牙

周宗為池州副使尋復召之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都押牙周宗言

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須東行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吳王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誥以

有傳禪之志以吳主無失德恐衆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日知誥臨鏡鑷白鬚歎曰國家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諷吳主齊丘以

宗先己心疾之手書切諫以為未可請斬宗以謝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以之節度副使李建勳司馬徐玠等屢

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疎齊丘胡氏曰齊丘果以傳禪為不可它日何為請幽讓皇

晚節又謀篡國以是知其建正論責勸進不署表非真能守義也特以自失先幾不得為元功耳此姦邪之情實也

唐以潞王從珂為河

東節度使石敬瑭為成德節度使從珂舉

兵鳳翔唐遣兵討之官軍降潰

朱弘昭馮贇不欲石敬瑭久在

太原徙潞王從珂鎮河東敬瑭鎮成德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巨持宣監送赴鎮從珂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

王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龔率樂禍前代安重誨而殺之從珂謀於將佐皆曰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

功名震主離鎮必無全理不可受也觀察判官馬胤孫曰君命召不俟駕今道過京師臨喪赴鎮而已諸人凶謀不

可從也衆兩之從珂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專制朝權懼傾社稷今將入朝以清君側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

藩以濟之以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尤欲與之相結遣使請長安說以利害餌以美妓思同謂將吏曰吾受

明宗大恩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臣况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迹乎遂執其使以聞它使亦

多為鄰道所執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遣判官薛文遇往來計事朝廷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請以王

思同為統帥侯益為都虞候益知軍情將變辭疾不行嚴衛指揮使尹暉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偏裨護國節

度使安彥威為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軍無法從
珂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三月彥威與山
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章義張從實靜難康福等五
節度使合兵討鳳翔鳳翔城墜卑淺守備俱乏眾心危急
從珂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百戰出入生死全
創前身以立今日之社稷汝曹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
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虔釗備
急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反攻之虔釗走免楊
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也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
於從珂以幅紙進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度使從珂
即書思權可外寧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
而降其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
使皆遁去路王悉歛城中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
以給之思同等至長安副留守
唐潞王從珂至長
安唐主以康義誠為招討使將兵拒之殺
馬軍指揮使朱洪實

從珂建大將旗鼓整眾而東以孔目官劉延勛為腹心劉

目五十六

二十四

遂雍悉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皆不
入城從珂至長安遂雍迎謁率民財以充賞都監王景從
等奔還中外大駭唐主不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棄
萬國朕外守藩方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既承
大業國事皆委諸公諸公以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今
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朕欲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
不免於罪亦所甘心朱弘昭馮贇大懼不敢對義誠欲悉
以宿衛兵迎降為己功乃曰侍衛諸軍尚多臣請自往扼
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效幸陛下勿以為憂唐主遣使
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請自行唐主乃召將士
慰諭空府庫以勞之許以平鳳翔人更賞二百緡軍士益
驕無所畏忌遣楚斤祚殺李重吉於宋州斤祚擄捶重吉
責其家財又殺尼惠明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
從榮所厚及從榮勒兵天津洪實首擊之康義誠由是恨
之唐主親至左藏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
洪實欲以禁軍固守洛陽曰如此被亦未敢徑前然後徐
圖進取可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
反乃謂誰反其聲漸厲唐主聞召而訊之竟不能辨遂斬
洪實軍士益憤

唐潞王從珂執西京留守王思同殺

後唐

之從珂至昭應聞前軍獲王思同曰思同雖失計然盡心
所奉亦可嘉也至靈口前軍執思同以至從珂責讓之
對曰思同起行間先帝擢之位至節將常愧無功以報大
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恐死之
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敗而鬻鼓固其所也請早就
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矣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
其面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妓妾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
同慮失士心屬從珂醉不待報擅殺之及其妻子從珂醒
怒延朗嗟惜者累日

唐潞王從珂至陝諸將及康義誠皆降
從珂至關鄉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之皆迎降無
一人戰者康義誠引兵發洛陽詔以安從進為京
城巡檢從進已受從珂書潛布腹心矣從珂至靈寶安彥
威安重霸皆降惟保義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從珂
前鋒至城下呼曰禁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
累一城人塗地耳於是士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亦出迎
從珂至陝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馮贊兩族不
赦義誠所部自相結百什為羣棄甲兵爭先詣陝降義誠
麾下纔數十人亦

唐王出奔夏四月石敬瑭入
因候騎請降

朝遇於衛州殺其從騎

唐主憂駭不知所為急遣
中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

昭赴井死安從進殺馮贊於第傳二人首於從珂唐主欲
奔魏州召孟漢瓊使為先置漢瓊單騎奔陝初唐主密與
慕容遷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及是以五十騎出門謂曰
朕且幸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死從
大家乃陽為團結而竟不行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變道
及劉昫欲歸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后在宮
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黄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第人臣之
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潞王已處處張
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之曰路
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水奉迎乃止於
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尊至馮道曰勸進文書宜速具
草導曰路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后教
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子在外
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大義見責
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安取太后進
止則去就善矣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之道等即紛然
而去既而從珂未至三相息於上陽門外盧尊過前道復
召而語之導對如初李愚曰舍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

後唐

髮不足數胡氏曰事當務實此言是也馬道以之處人主
發興則不可若曰務實則當勸明宗早建儲嗣勸閔帝黜
遠朱馬鎮綏中外則難何由作乎以之處此是給兄譬而
得食樓鄰女而得妻不必由禮者也○康義誠至陝待罪
從珂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今上亮陰政事出諸
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義誠大懼叩頭請死從
珂素惡其為人未欲遽誅且宥之乃上牋於太后取進止
遂自陝而東四月唐主至衛州東數里遇石敬瑭大喜問
以大計敬瑭聞康義誠叛去俛首長歎數四乃見衛州刺
史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遷多矣然皆有將相
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今獨以五十騎自隨雖
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敬瑭還以其言告弓箭庫使沙守
榮奔供進洪進前責敬瑭曰公明宗愛婿富貴相與共之
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此
四者為辭是直欲附賊賣天子耳抽佩刀欲刺之敬瑭親
將陳暉救之守榮鬪死洪進亦自刎敬瑭牙內指揮使劉
知遠引兵入盡殺唐主左右及從

王從珂降從珂誅之

初從珂罷河中歸私第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漢瓊

唐孟漢瓊詣潞

自謂於從珂有舊恩至灑池西見從珂大哭欲有所陳從珂曰諸事不言可知即命斬於路隅

武定兩鎮降蜀

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釗敗歸與漢韶舉

兩鎮之唐潞王從珂入洛陽廢其主從厚為

鄂王而自立

從珂至蔣橋百官班迎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馮道等皆上牋勸進從珂

入謁太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官班見拜從珂答拜道等復上牋勸進從珂曰予之此行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明日太后下令廢少帝為鄂王以潞王知軍國事又明日太后令潞王宜即帝位乃即位於樞前唐主從珂之發鳳翔也許軍士以入洛人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政以府庫之實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唐主怒政請率京城民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唐主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人不可不恤今將柰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胡氏曰潞王纒入洛剝民酬兵自是而後六年販易天子益以習熟唐晉

後唐

漢周皆不過再傳旋又為人所質唐主從珂弒鄂故曰後義先利雖奪之猶不厭也

王從厚于衛州磁州刺史宋令詢死之王

贊遷唐閔帝於州廨唐主從珂遣弘贄之子巒往酖之閔帝不飲巒縊殺之閔帝性仁厚於兄弟斯睦雖遭秦王忌疾坦懷待之卒免於患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閔帝不能違以至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唐主使人謂之曰重吉輩何在遂殺妃并其四子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死胡氏曰歐陽公五代史取死節者三人死事者十人而不及宋令詢豈以其君微其事略故遺之歟夫潞王非明宗之子也閔帝真其國矣所以不終者身乏股肱朝無植幹非其罪也令詢不以其微而廢君臣之義雖王彥章裴約何唐以郝瓊權判樞密以加焉是以表而出之

院○唐康義誠伏誅夷其族胡氏曰誤閔帝者朱弘昭馮贄孟漢瓊康義誠為甚潞王行此雖不足以贖奪國弒君之罪亦足少懲茲賊快於人心方諸符聖之不殺慕容評隋文之

不殺江撻太宗之不殺封倫宇文士及使小唐賜將士人洋洋然得志自謂無適不容者豈不賢哉

緡錢有差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唐主怒下軍

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為主

力戰立功良舌反使我輩鞭笞皆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不愧天地乎是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

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纒及二十萬緡唐主患之學

士李專美夜直唐主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我謀此留

才安所施乎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任過分然軍賞不

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繼

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

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國之存亡不

專繫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

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財力盡於此矣且據所

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唐主以為然詔禁軍在鳳翔歸

命者賜錢七十緡至二十緡在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猶

然望為謠言曰除去菩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唐主剛

嚴有悔**五月唐以韓昭胤為樞密使劉延朗**

心故也

後唐

為副使。唐復以石敬瑭為河東節度使。

唐主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然素不相悅至是敬瑭不得已入朝不敢言歸時敬瑭父病羸瘠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而鳳翔舊將佐皆勸留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敬瑭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復遣之河東唐以馮道為匡國節度使范延

光為樞密使。唐復以李從曠為鳳翔節

度使。唐主之起鳳翔也悉取天平節度使李從曠家財甲兵以供軍將行鳳翔之民遮馬請復以從曠鎮

鳳翔許之吳徐知誥幽其主之弟臨川王濛

于和州。知誥將受禪忌臨川王濛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器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

王宏將兵。秋七月唐以盧文紀姚顛同平章

事。劉昫詩察李愚剛褊論議多不合至相詬罵事多疑滯唐主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皆以尚書左丞姚

顛太常卿盧文紀祕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唐主不能決乃賞其名於琉璃瓶夜焚香祝天以筋挾之

得二人乃唐流楚丘祚於登州。唐主欲殺楚丘祚有是命

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宜存至公丘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丘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

乃流。蜀主知祥殂子昶立。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

登州蜀主知祥殂子昶立。蜀主得疾踰年至是增

司空趙季良節度使李仁罕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受遺詔輔政是夕殂秘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

處回泣不已季良正色曰今強將握兵專伺時變宜速立嗣君以絕覬覦豈可但相泣邪處回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處回至仁罕第

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仁贊更名昶即位。八月

唐詔蠲逋租三百三十八萬。初唐主以王玫對左歲見財失實故

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奸吏利其微責凶取故存之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蠲者急督之必無可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

勿徵貧民大悅。唐李愚劉昫罷。冬十月蜀

殺其中書令李仁罕。徙其侍中李肇於印

州。仁罕自持宿將有功復受顧託求判六軍令進奏吏諭

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蜀主不得已加仁罕兼中

書令判六軍事昭武節度使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

入朝至漢州留飲旬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

不拜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等素怨仁罕共譖

之云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與趙季良趙延隱謀因仁罕

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是日肇始釋杖而拜左

右請誅之蜀主以為太子少傅致仕徙印州

十一月

吳徐知誥召其子景通還金陵留景遷江

都輔政。唐葬鄂王于徽陵城南。徽陵明宗

數尺觀旱。是歲秋冬旱民多流漢平章事楊洞

者悲之亡同華蒲絳尤甚。

潛卒。漢主命秦王弘度募宿衛兵千人皆市井無賴弘

度昵之洞潛諫曰秦王之冢嫡宜親端士使之

治軍已過矣况昵羣小乎漢主不聽洞潛出見衛士掠商

人金帛商人不敢訴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

卒唐清泰二年。吳天祚元年。閩春二月唐夏州節

度使李彝超卒。兄彝殷代之。蜀主尊其

母李氏為太后。太后太原人本唐莊宗閩主璘立

其父婢陳氏為后。陳氏本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

人守恩斤三月唐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唐

詔開言路。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上書歷詆內外文

盧文紀及補闕劉濤皆請加罪唐主謂李士馬胤孫曰朕

新臨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

等請黜史在德事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

後唐

責吳加徐景遷同平章事

徐知誥令尚書郎陳

也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子嵩攜衣笥望秦准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少富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夏六月吳中書令柴再用卒

契丹寇邊唐

北而總管石敬瑭將兵屯忻州

主好咨訪外事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

其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對客常稱羸春不堪為帥

趙德鈞來益兵軍糧朝夕相繼詔借河東人菽粟詔鎮州

輸絹五萬匹於總管府率鎮軍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

呼萬歲者數四敬瑭懼幕僚段希堯請誅其唱者敬瑭命

劉知遠斬三十六人以徇唐主聞益疑之唐詔竊盜不計賊并縱火

彊盜並行極法○秋七月唐遣北面副總

管張敬達將兵屯代州

敬瑭之權也唐主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無

所規贊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殊見侍衛

有奏論天子欲有容度皆非時召對旁無侍衛故人得盡

言望復此故事詔以舊制五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

侍臣於便殿相待何唐以房昂為樞密使

薛文遇等居中用事昂與趙延壽雖為使長啓奏除授一

歸延州鎮自外入者先賂延即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

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蜀寇唐金州不克

後唐

李倣弑其主璘而立福王繼鵬更名昶

初閩主璘

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卧内璘晚得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之可殷嘗詣皇城使李倣於璘后族陳斥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璘疾甚倣使人殺可殷陳后訴之璘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而出俄引步兵鼓譟入宮璘匿帳下亂兵刺殺之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斥勝歸守明及繼鵬弟繼韜繼鵬即位更名昶既而自稱權知福建節度事遣使奉表於唐立父婢李春鸞為賢妃璘初娶漢女使宦者林延遇置邸於番禺掌國言漢主問以閩事延遇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聞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乎至是聞變求歸不許素服向荆南梁震退居士洲荆南節度使高其國三日突荆南梁震退居士洲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楚王希範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借快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

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於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廳事從誨時過其家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屬孫光憲司馬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胡氏曰震成高氏基業而不肯為之臣求之十一國蓋少倫矣獨有可恨者高季興好掠諸道貢幣而從誨四向稱臣利其賜予震皆不之諫使高氏父子有剽劫之行無賴之名豈論之不歟及歟抑智之弗察歟或者季興父子苟得無耻不可教誨

吳加徐知誥大元帥封齊王備殊禮

○

十一月閩李倣伏誅

閩皇城使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閩王昶與拱宸指揮

使林延誥等圖之十一月倣入朝執斬之梟首朝門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韜等罪告諭中外六軍判官葉翹為內宣徽使翹博學質直閩主璘擢為福王友昶以師傳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趨出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父不接對孤之過也翹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

後唐

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政
令不善公當極言柰何棄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
元妃李氏昶嬖李春鸞待之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
聘之以禮柰何以新愛而棄之昶不悅放歸永泰以壽終

唐以馬全節為橫海留後

唐主嘉馬全節之功召請闕劉延昶求賂

全節無以與之延昶欲以為絳州刺史羣議佛騰乃以為橫海留後

十二月唐以馮道

為司空

時久無正拜三公者朝議疑其職事盧文紀欲令掌祭祀掃除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

憚焉既而文紀**閩以陳守元為天師**

閩主賜陳守元號天師信

自知不可乃止**重之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

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從其門如市**春**

正月唐以呂琦為御史中丞

唐主以千春節置酒晉國長公主上

壽畢辭歸晉陽唐主醉曰何不且留遽歸欲與石即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盡收其貨之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

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石即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息萬一失歡何以

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李崧退謂同僚呂琦曰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眾人一槩觀望耶計將安出琦曰河東

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契丹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未成耳今誠歸前刺等歲以禮幣十餘萬緡遺之彼

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謀之遂告張延昶延

昶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若主上聽從但責辦於老夫它夕二人密言其策唐主大嘉以

之以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唐主

意遂變一日急召崧琦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棄之少

無數琦氣竭拜少止唐主曰呂琦彊項肯視朕為人主耶既而怒解各賜卮酒罷之自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禍者當勸其君內修政事明義而博信使朝廷無失

可指豈惟敬瑭天下皆服矣和親下計非上策也**閩**

主昶立其父婢李氏為后。○夏四月，楚王

希範以其弟希杲知朗州。○夏四月，楚王

希範自將步騎如桂州，希杲懼其母華夫人逆，希範於全

義嶺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妾之罪也。願削封

邑，灑掃掖庭，以贖希杲罪。希範曰：吾以不見希杲，聞其治

行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五月，唐以石敬瑭為天

平節度使，敬瑭拒命，唐發兵討之。初，石敬瑭

之意累表自陳羸疾，乞解兵柄，移它鎮。帝與執政議從其

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為不可。五月，薛

文遇獨直，唐主與之議。文遇曰：當道築室三年不成，茲事

斷自聖志，羣臣各為身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

反，不移亦反，在旦暮耳。不若先事圖之。先是，術者言：國家

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唐主意文遇當之。聞其言

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決行之。即為除日，付學士

院使草制，徙敬瑭鎮天平，宋審虔鎮河東，制出兩班，聞呼

敬瑭名相，顧失色。以張敬達為西北都部署，趣敬瑭之鄆

州。敬瑭疑懼，謀於將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

身不除，代今忽有是命，得非如千春節與公主所言乎？我

安能束手死於道路？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

我當事之，若加兵於我，我則改圖耳。段希堯極言拒之。敬

後唐

瑭以其朴直，不責也。判官趙瑩勸敬瑭赴鄆州，劉知遠曰：

明公父將兵，得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

傳檄帝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桑

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縱

之深淵耶？然卒以河東復授公，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也。

明宗遺愛在人，主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以利器也，

壻今主上以反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但力為自全之計。

契丹主素與明宗約為兄弟，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則呼

夕至，何患不成？敬瑭意遂決。表唐主養子，不應承祀。請傳

位許王。唐主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之曰：卿於鄂王固非

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許王之言，何人肯信？制削奪敬

瑭官爵，以張敬達為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揚光遠為副。

先鋒指揮使，安審虔為雄義指揮使。安元信帥眾奔晉陽，敬

瑭謂曰：汝見何利害，捨疆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

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

夫大信於令公親而貴者且不自保况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疆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振武巡檢使安重榮亦帥步騎五百奔晉陽

唐天雄軍亂逐節度使劉延皓

延皓恃后族之勢驕縱無度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帥衆攻

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賅皇后為之請止削官爵歸私第以令昭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詔以范延光為天雄軍四面行營招討使討之

秋七月唐殺石敬瑭子弟四人

敬瑭令桑維翰草表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表至契丹主大喜復八月唐張敬達攻晉陽書許俟仲秋傾國赴援

不克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降兵皆隸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城坐卧矢石下知遠曰觀敬

達輩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經略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而賞之唐主聞契丹許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敬達急攻不能下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晉陽城中亦日窘糧儲浸乏

九月契丹德

光將兵救石敬瑭唐兵大敗契丹圍之唐

契丹主將五萬騎自揚武谷而南至晉陽陳於虎北口先遣人謂敬瑭曰

主自將次懷州

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馳告曰南軍甚厚請俟明日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符彥卿合戰敬

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揚光遠安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甲直犯其陳唐兵逐之至汾曲契丹伏兵起衝唐兵斷而為二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死者近萬人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敬瑭盡殺之是夕敬瑭出見契丹主問曰皇帝遠來士馬疲倦遽與

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謂唐必斷馬門諸路伏
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使人偵視皆無之吾是以長驅
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相接我氣方銳若不乘此急擊
之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急戰而勝不可
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歎服引兵會圍晉安寨置營於晉
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
過敬瑭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匹四顧無所之遣使告敗
唐主大懼遣符彥饒將兵屯河陽詔天雄范延光盧龍趙
德鈞耀州潘環共救晉安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陛下目
疾未平不可遠涉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此行唐主本
不欲行聞之頗悅張延朗劉延皓皆勸行唐主不得已發
洛陽謂盧文紀曰朕排衆議用卿今禍難如此卿嘉謀皆
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遣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軍
後援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
不敢束之以法唐主至河陽心憚北行盧文紀希旨言國
家根本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久留晉安大寨甚固
况已發三道兵救之河陽天下津要車駕宜留此鎮撫南
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朗曰文
紀言是也唐主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延朗與翰林學士和
凝等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龍兵來赴難宜遣延壽會

之乃遣延壽將兵二萬如潞州唐主至懷州以晉安為憂
問策於羣臣吏部侍郎龍敏請立李贇華為契丹主今天
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自幽州趨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
丹主必有內顧之憂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
圍之一策也唐主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
唐主憂沮日夜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言
石郎使我心膽墮地胡氏曰敏之策必可解晉安之
圍而唐之君臣不能用豈天固亡之先禡其魄乎冬十

月唐括民馬籍義軍以拒契丹

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

馬又發民為兵每七戶出征夫一人自備鎧仗謂之義軍
期以十一月俱集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
於用而民間大擾十一月唐以趙德鈞為行營

都統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亂取中原自請救晉安

騎由土門路西入許之趙州刺史劉在明成易州德鈞以
其眾自隨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又表
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趣潞州時范延光受詔將兵屯遼
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志趣難測表稱魏

後唐

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與德鈞合乃止十一月以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延壽遇德鈞於西湯悉以兵屬焉德鈞志在併范延光軍逗留不進詔契丹立石敬書屢趣之德鈞乃引兵北屯團柏谷口

契丹立石敬瑭為晉皇帝敬瑭割幽薊等十六州以賂

契丹主謂石敬瑭曰吾三千里來赴難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原之主也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之契丹主作策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授之築壇即位割幽薊瀛莫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制改長興七年為天福元年敕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趙瑩為翰林學士承旨桑維翰為翰林學士權知樞密使事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指揮使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胡氏曰敬瑭之罪在不助閔帝苟以閔帝失國則當尊奉許王不為衛州之事而歸奪國弑君之惡於從珂兵以義舉名實皆正則其德美矣乃急於近利稱臣契丹割棄土壤以父事之其利不能以再出其害乃及於無窮故以功利謀國唐趙德鈞而不本於禮義未有不旋中其禍者也

唐趙德鈞

降契丹契丹不受

契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輿輒結束以備遁逃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纜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唐主怒曰趙氏父子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且恐犬兔俱斃耳德鈞不悅密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與契丹為兄弟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邀其歸路欲許德鈞之請晉主聞之大懼亟使桑維翰說契丹主曰趙北平父子素畜異志非以死徇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誕妄之辭貪毫末之利棄垂成之功乎且使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契丹主曰吾非有渝前約也但兵家權謀不得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柰何一旦二三其命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跪於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德鈞使若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殺招討使張敬達降于契丹

龍敏謂前鄭州防禦使李懿曰今從

唐將楊光遠

後唐

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若選精騎一千使僕將之自
介休山路夜冒虜騎入晉安寨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
張敬達等陷於重圍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栢
雖有鐵障可衝陷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
志極壯用之晚矣晉安被圍數月高行周符彥卿數引騎
兵出戰無功芻糧俱竭馬死則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
性剛時謂之張生鐵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
達曰吾受明宗及今上厚恩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况
降敵乎今援兵且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勢窮諸軍斬
我出降未為晚也光遠目審琦欲斬敬達審琦未忍高行
周知光遠欲圖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
謂人曰行周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旦
集光遠斬敬達首帥諸將降於契丹契丹主嘉敬達之忠
命收葬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
達也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慨而死晉主以晉安已降
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勗斬其使呂琦奉詔勞軍至忻
州遇晉使亦斬之

直以桑維翰盡忠於汝

契丹以晉主南下破唐兵

于團栢唐主還河陽趙德鈞降契丹

契丹主與

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契丹主令晉主盡出諸子
自擇之晉主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晉主養以為子貌類
晉主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
北京留守以契丹將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至團栢
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諸將繼之士卒大潰死者
萬計劉延勛劉在明至懷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
降衆議車駕宜幸魏州唐主召李崧謀之薛文遇不知而
繼至唐主怒變色崧驛文遇足文遇乃去唐主曰我見此
物肉顛適幾欲抽佩刀刺之崧曰文遇小人也淺謀誤國刺
之益醜崧因勸唐主南還唐主從之洛陽大震居人逃竄
門者請禁之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未能為百姓
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乃出令任從
所適衆心差安唐主還至河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晉主
與契丹主至潞州趙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鎖之
送歸國德鈞見述律太后太子問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
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從吾兒求為天子何
妄語邪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吾戒
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可救也

五代

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踰年而卒張礪與

州契丹北還

晉主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之曰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駭汝宜自引

漢兵南下我令太相温將五千騎衛送汝至河梁余且留此俟汝音聞有急則下山救汝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

因泣別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棄也

亂逐守將高漢筠

初唐主遣將軍高漢筠守晉州筠開門延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何相迫如此承

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義不為亂首死生惟公所處承肇目左右欲殺之軍士投刃於地曰高

金吾累朝宿德柰何害之承肇乃聽漢筠歸洛陽

主還洛陽

符彥饒張彥琪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大下陽節度使長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

陽南城遂斷浮梁歸洛陽殺李贊華於其第

河陽節度使長從簡迎降

從簡迎降唐主從

珂自焚死晉主入洛陽

唐主議復向河陽將校皆已飛狀迎晉主晉主

憲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皇后欲

燒宮室重美諫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死而遺怨將安用之乃止王淑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

免是日晚晉主入洛陽唐兵皆解甲待罪晉主命劉知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城中肅

然無敢犯令初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之外盡收取之晉主以是恨之收付御史臺劉延

皓匿於龍門數日自經死劉延朗將奔南山捕得殺之斬張延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晉主甚悔之

月晉追廢唐主從珂為庶人以馮道同平

章事○晉以張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朔方

張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徙為靜難節度使至是晉主與契丹修好恐其復取靈武復以希

五代

崇嶺朔方晉以周瓌為三司使不拜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寧以

避事見棄猶勝唐安遠節度使盧文進奔吳文進聞晉主為契丹所立棄鎮奔吳所

過鎮戍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高麗擊破新

羅百濟高麗王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六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七

起丁酉 凡十年 盡丙午

晉天福二年 南唐烈祖徐誥昇元元年 是歲吳亡 晉蜀漢閩南唐代吳凡五國 吳越湖南荆南凡三鎮 春

正月日食。晉天雄節度使范延光殺齊

州防禦使祕瓊

延光微時有術士張生語之云必為將相延光既貴信重之嘗夢蛇自臍

入腹以問張生張生曰蛇者龍也帝王之兆延光由是有非望之志唐路王素與延光善及敗延光雖奉表請降內不自安以書潛結成德留後祕瓊欲與之為亂瓊不報將之齊過魏境延光遣兵邀殺之晉以李崧

同平章事充樞密使桑維翰兼樞密使

時

新得天下藩鎮多未服從或雖服從反及不安兵火之餘府庫殫竭民間困窮而契丹徵求無厭維翰勸晉主推誠棄怨以撫藩鎮卑辭厚禮以奉契丹訓卒繕兵以修武備務農桑以實倉廩通商賈以豐貨財數年之間中國稍安吳徐知誥建齊國于金陵 徐知誥以太尉李德誠中書令周本位望

隆重欲使之帥眾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自徐温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不得已與德誠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陵勸進宋齊立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今日掃地矣吳太子璉納齊王知誥女為妃知誥始建太廟社稷改金陵為江寧府以宋齊立徐玠為左右丞相周宗周廷玉為內樞使胡氏曰君令臣從父令子從夫令婦從中國令夷狄從理之正也一失其理則君聽於臣父聽於子夫聽於婦中國聽於夷狄而天下不任其亂矣周本自以唐室舊臣不肯勸進於齊乃持義不力為子所奪出衰道微 二月契丹攻雲州判官吳縯一至此極嗟乎

拒之

契丹主歸過雲州節度使沙彥珣出迎契丹主留之判官吳縯在城中謂其眾曰吾屬禮義之俗安

可臣於夷狄乎眾推縯領州事閉城不受命契丹攻之不克應州指揮使郭崇威亦耻臣契丹挺身南歸張礪逃歸為追騎所獲契丹主責之對曰臣華人飲食衣服皆不與此同生不如死願早就戮契丹主顧通事高彥英曰吾常戒汝善遇此人何故使之失所而亡去若失之安可復得邪答彥英而謝之礪甚忠直遇事輒言無所隱避契丹主

甚重 二月吳越王元瓘殺其弟元珣元球初

越王鏐少子元珣數有軍功鏐賜之兵仗及元瓘立元球
恃恩驕橫增置兵仗國人附之元瓘忌之銅官廟吏告元
球遣親信禱神求主吳越又為蠟丸與兄元珣謀議元瓘
召元球宴宮中既至左右稱元珣有刃墜於懷袖即格殺
之并殺元珣元瓘欲按諸將吏與交通者其子仁俊諫曰
昔光武克王郎曹公破袁紹皆焚其書疏以安反側今宜
效之元瓘乃止

晉葬故唐主于徽陵南 或得唐潞王寶

以王 夏四月晉遷都汴州 范延光聚卒繕兵將作

禮葬 桑維翰曰大梁北控燕趙南通江淮水陸都會資用富饒
今延光反取已露大梁距魏不過十驛彼若有變大軍尋
至所謂疾雷不及掩耳也下詔 吳徐知誥更名誥
託以洛陽漕運有闕東巡汴州

○五月吳與契丹通使脩好 徐誥用宋齊丘策

國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 六月晉范延光舉兵反

遣楊光遠等討之 范延光素以軍府之政委元隨

病密召澶州刺史馬暉逼延光反延光亦思張生之言遂
從之遣兵度河焚草市詔馬軍指揮使白奉進屯白馬津
都軍使楊光遠屯滑州護聖都指揮使杜重威屯衛州重
威尚晉主妹樂平長公主延光遣馬暉孫銳將步騎二萬

陽口晉以和疑為端明殿學士張誼為左

拾遺 疑署其門不通賓客耀州推官張誼致書于疑以

絕賓客雖安身為便如負國何疑竒之薦於桑維翰除左
拾遺誼上言北狄有援立之功宜外斂信好內謹邊備不
可自逸以啓戎心晉主深然之胡氏曰攻已闕而知其賢
和疑有過人之度觸時忌而納其說晉主有預防之憂善
矣疑知誼賢而亟薦之非徒知之而已晉祖納誼說而未

能有行焉則心明其利害勢有所不可也夫外斂信好則
威儀贈賂有不可虛拘之實內謹邊備則城池軍旅有不
可掩匿之事安能並行而不相悖耶誼獻此言必有其策
惜乎高祖

晉雲州圍解以吳密為武寧節度

副使

契丹攻雲州半歲不能下兵齎遣使間道奉表求救晉主以為請契丹解圍去乃召齎歸以為武寧

節度使 晉魏府部署張從賓反河陽入東都

張從賓擊范延光使人誘之從賓遂與同反殺皇子河陽節度使重信引兵入洛陽殺皇子東都留守重义引兵東扼汜水關將逼汴州羽檄縱橫從官恟懼獨桑維翰從容指畫軍事神色自若接對賓客不改常度眾心差安

閩作白龍寺

方士言於閩主云有白龍夜見閩主作官皆令納賂籍而獻之以貨多寡為差又以空名堂牒賣官於外民有隱年者杖背隱口者死逃亡者族果柔雞豚

秋七月張從賓攻晉汜水關

從賓攻汜水晉主戎

服嚴輕騎將奔晉陽以避之桑維翰叩頭苦諫曰賊鋒雖盛勢不能久請少待之不可輕動乃止

晉將

軍婁繼英等奔汜水

范延光遣使以蠟丸招誘失梁温韜之子延濬延沼延袞居許州皆應之繼英暉事出

出走救以延光姦謀誣汙忠良自今獲延光謀人賞獲者

殺謀人焚蠟書勿以聞暉為人所殺繼英奔許州節度使

袁從簡盛為之備延濬等不得發欲殺繼英以自明延沼

止之遂同奔張從賓繼英 晉義成節度使符彥

勸從賓執三温皆斬之

有夜掠者捕獲五人三隸奉進二隸符彥饒奉進皆斬之

彥饒怒明日奉進從數騎詣彥饒謝彥饒曰軍中各有部

分奈何無客王之義乎奉進曰軍士犯法何有彼我僕已

謝公而公怒不解豈非欲與延光同反邪拂衣而起彥饒

不留帳下甲士大譟擒奉進殺之諸軍誼謀不可禁止奉

國左廂指揮使馬萬帥部兵欲從亂遇右廂指揮使盧順

密帥部兵出營厲聲謂萬曰符公擅殺白公必與魏城通

謀此去行宮繼二百里柰何不思報國乃欲助亂自求族

支五日能成大業今天下已定內有勁兵外結強虜鼠輩何能為乎願陛下撫將相以恩臣請戢士卒以威恩威兼著京邑自安本根深固則枝葉不傷矣知遠乃嚴設科禁有軍士盜紙錢一僕被擒左右請釋之知遠曰吾誅其情不計其直竟殺之

克汜水張從賓伏誅

馮暉孫銳引兵至六明鎮光遠引之度河半度而擊之暉

銳眾敗多溺死暉銳走還杜重威侯益引兵至汜水遇張從賓眾萬餘人與戰俘斬殆盡遂克汜水從賓走度河溺死獲其黨張延播繼祚送大梁斬之滅其族中館修撰李濤上言張全義有再造洛邑之功乞免其族乃止誅繼祚妻子濤回之族曾孫也延光知事不濟

討平之

安州指揮使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自領軍府欲俟延光勝則附之敗則度江奔吳晉遣上將軍

主之弟歷陽公濛

濛知吳將亡殺守衛軍使王宏以德勝節度使周本吳之勳舊

國號唐奉吳主為讓皇

吳司徒王令謀老病或勸之致仕令謀曰齊王大事未畢吾何敢自安疾亟力勸徐誥受禪吳主下詔禪位于

齊李德誠等復詣金陵帥百官勸進宋齊丘不署表九月

令謀卒十月齊王誥即帝位于金陵國號唐遣右丞相玠

奉冊詣吳主稱受禪老臣誥謹拜稽首上尊號曰高尚思

玄弘古讓皇宴羣臣於天泉閣李德誠曰陛下應天順人

惟宋齊丘不樂因出齊丘止德誠勸進書唐主執書不視

曰子嵩三十年舊交必不相負加齊丘大司徒齊丘以不

得預政事心慍對問制詞云布衣之交抗聲曰臣為布衣

時陛下為刺史今日為天子可不用老臣矣還家請罪唐

主手詔謝之亦不改命父之齊丘不知所出乃更上書請

遷讓皇於他州及斥遠吳太子璉絕其昏唐主不從立王

后宋氏為皇后以景通為吳王更名璟賜楊璉妃號永興

公主妃間人呼公晉安遠節度使李金全殺其中主則流涕而辭

戊戌

門使賈仁沼

金全以親吏胡漢筠為中門使漢筠貪

仁沼代之且召漢筠漢筠懼勸金全以異謀金全故人龐令圖屢諫漢筠夜遣壯士踰垣滅令圖之族又毒仁沼舌爛而卒漢筠遂與推官張緯相結以諂惑金全金全愛之彌篤契丹改號遼是歲契丹改元

會同國號大遼公卿庶官皆倣中國參用中國人以趙延壽為樞密使尋兼政事令

晉天福三年蜀廣政元

春正月日食○唐德勝

節度使周本卒

本以不能存

二月晉詔求直言

左散騎常侍張允上駁救論以為帝王遇天災多肆赦謂之修德借有二人坐獄遇赦則曲者幸免直者街冤冤氣升聞乃所以致災非所以弭災也詔褒之晉主樂聞謹言詔百官各上封事置詳定院以考之無取者留中可者行之數月應詔者無十人復降御札趣之河南奏修洛陽宮諫議大夫薛融諫曰今宮室雖經焚毀猶侈於帝堯之茅茨所費雖寡猶多於孝文之露臺請侯海內平寧營之未晚詔褒納之三月晉禁民作

銅器

初唐世天下鑄錢有三十六冶喪亂以來皆發絕錢日益耗民有銷錢為銅器故禁之

晉

制諸州奏補將校負數

中書舍人李詳上疏曰

道職掌皆許推恩而藩方薦論動踰數百乃至優伶奴僕初命則至銀青階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濫貴賤不分請自今諸道節度州聽奏朱記大將以上十人夏五月他州止聽奏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而已從之

唐主誥遷故吳主于潤州

吳讓皇固請徙居李

五月唐主改潤州牙城為州楊宮徙讓皇居之或獻毒酒方於唐主唐主曰犯吾法者自有常刑安用此為羣臣爭請改府寺州縣名有吳及楊者判官楊嗣請更姓羊徐玠曰陛下自應天順人事非逆取而諂邪之人專事更改咸非急務不可從也唐主然之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晉制民墾田三年外乃聽徭役

金部郎中張鑄奏鄉村浮戶種木未盈十年墾田未及三頃似成生業已為縣司收供徭役責之重賦威以嚴刑故不免捐功捨業更思他適乞自今民墾田秋七月晉及五頃以上三年外乃聽縣司徭役從之

作受命寶

以受天明命惟德允昌為文

八月晉上尊號於

契丹

上尊號於契丹主及太后以馮道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契丹主大悅晉主事契丹甚謹奉表稱臣

謂契丹主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即於別殿拜受詔敕歲輸金帛三十萬之外吉凶慶吊歲時贈遺相繼於道乃至

太后元帥太子諸王大臣皆有賂遺小不如意輒來責讓多不遜語朝野咸以為恥而晉主事之曾無倦意然所輸

金帛不過數縣租賦其後契丹主屢止晉主上表稱臣但令為書稱兒皇帝如家人禮初契丹主既得幽州命曰南

京以唐降將趙思溫為留守思溫子延照在晉晉主以為

祁州刺史思溫密令延照言虜情終變請以幽州內附晉主不

許契丹遣使如唐厚賄之俟至淮比潛遣人殺之

度使

楊光遠奏馮暉來降言范延光食盡窮困時光遠

入城諭范延光許移大藩曰若降而殺汝白日在上吾無

以享國延光曰主上重信云不死則不死矣乃撤守備九

月遣牙將奉表待罪詔釋之光遠表乞入朝制以延光為

天平節度使仍賜鐵券將佐皆除防團刺史牙兵皆升為

侍衛親軍初河陽行軍司馬李彥珣邢州人也父母在鄉

里未嘗供饋後與張從賓同反敗奔廣晉延光使登城拒

守光遠訪獲其母置城下以招之彥珣引弓射殺之至是

得為坊州刺史近臣言彥珣殺母惡逆不可赦晉主曰赦

令已行不可改也司馬公曰治國者固不可無信然彥珣

之惡三靈所不容晉高祖赦其叛君之愆治其殺母之罪

何損於信哉

晉以楊光遠為天雄節度使○冬十月契丹加晉主尊號○晉以汴州為東京

開封府東都為西京晉主以大梁舟車所會便於漕運故徙都之晉

停兵部尚書王權官晉主遣權使契丹謝尊號權

取之謂人曰吾老矣安能向晉樞密使桑維翰能初郭

疾晉主怒停權官既死宰相罕有兼樞密使至是維翰李崧兼之宣徽使劉

五代

往來光遠奏請多踰分維翰獨以法裁折之光遠有不平語歟議曰是皆執政之意光遠由是怨執政范延光降光遠密表論執政過失晉主不得已罷崧維翰而以屢議代之

交州亂漢主龍襲遣

其子弘操將兵攻之敗死初交州將故公羨殺安南節度使楊延藝而代
之至是延藝故將吳權舉兵攻公羨以賂求救於漢漢主襲欲乘其亂而取之以其子弘操為交王將兵救公羨問策於崇文使蕭益益曰今霖雨積旬海道險遠吳權桀黠未可輕也大軍當持重多用鄉導然後可進不聽命弘操帥戰艦趨交州權已殺公羨引兵逆戰先於海口多植大枘銳其首冒之以鐵遣輕舟乘潮挑戰而偽遁弘操逐之頃吏潮落艦礙鐵枘不得反大敗溺死先是著作佐郎侯融勸襲弭兵息民至是以兵不振追咎融剖棺暴其屍

楚王夫人彭氏卒夫人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色有商人妻美殺其夫而奪之妻誓不辱自經死
河決鄆州十一月晉

冊閩主昶為閩國王不受以閩主昶為閩國王以散騎常侍盧損為

冊禮使賜昶赭袍昶聞之遣進奏官白執政以既襲帝位辭冊命閩諫議大夫黃諷以昶僭暴與妻子辭史入諫昶欲杖之諷曰臣若迷國不忠死亦無怨直諫被杖臣不受也乃黜為民損至福州閩主不見命弟繼恭主之遣使奉繼恭表隨損入貢有士人林省鄒私謂損曰吾主不事其君不受其親不恤其民不敬其神不睦其鄰不禮其實其能以

晉建鄴都置彰德永清軍徙澶州城晉

患揚光遠跋扈難制系維翰請分天雄之衆加光遠西京留守兼向陽節度使光遠由是怨望密以賂自訴於契丹養部曲千餘人常蓄異志晉遂建鄴都於廣晉府置彰德州於相州以澶衛隸之置永清軍於貝州以博冀隸之澶州舊治頓丘晉主慮契丹為後世之患遣劉繼勳徙澶州城跨德勝津以高行周為鄴都留守王延胤為彰德節度使王周為永清節度使

晉范延光致仕延光屢請致仕居于

臣無異延光之反也相州刺史王

晉聽公私自鑄大梁每預宴會與羣

錢救聽公私自鑄銅錢無得雜以鉛鐵每十錢
故吳重一兩以天福元寶為文惟禁私作銅器

主楊溥卒

唐主追謚曰睿皇帝

晉鳳翔軍亂討平之

期

節度使李從儼厚文士而溥武人愛農民而嚴士卒由是將士怨之會發兵戍西邊作亂剽掠從儼發帳下兵擊之亂兵敗走至華州鎮國節度使張彥澤邀擊盡誅之

晉天福四年 閩主曦永隆元年 是歲南唐復姓李氏凡五國三鎮

春正月晉以馮

暉為朔方節度使

朔方節度使張希崇卒羌胡寇釁無復畏暉党項酋長拓跋彥

超最為疆大暉至彥超入賀暉厚遇之因為

唐主徐誥

復姓李氏更名昇

唐羣臣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從之又請上尊號

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他國所不及也倉吏歲終獻羨餘萬石唐主曰出納有數苟非括民刻軍安得羨餘耶改太祖廟號曰義祖為李氏考妣發哀斬衰居廬如初喪禮朝夕臨凡五十四日詔國事委齊王璟詳決惟軍旅以聞唐主更名昇詔百官議二祿合享禮宋齊丘等議

以義祖居七室之東唐主命居高祖於西室太宗次之義祖又次之皆為不祧之主羣臣言義祖諸侯不

託身義祖鄉非義祖有功於朕安得啓此中興之業羣臣乃不敢言唐主欲祖吳王恪或曰恪誅死不

元懿唐主命有司考二王苗裔以吳王孫璋有

為宰相遂祖吳王云自峴五世至父榮其名率

撰胡氏曰誥既復姓為考妣發哀成服是也而

名失實與為三月晉加劉知遠杜重威同平

章事

知遠自以有佐命功重威起外戚無大

堅拒制命可落軍權令歸私第瑩拜請曰陛下

兵不過五千為唐兵十餘萬所攻危於朝露非

金石豈能成大業奈何以小過棄之竊恐此

以章人君之大度也晉主意乃解命和疑詣知遠第諭旨

晉靈州戍將王彥忠叛

彥忠據懷遠城

五代晉

官齊延祚往招諭之彥忠降延祚殺之晉主怒曰朕踐祚以來未嘗失信於人彥忠已輸仗出迎延祚何得擅殺之

除延祚名重杖配流議者猶以為延祚不應免死夏四月晉廢樞密院梁

祖以來軍國大政天子多與崇政樞密使議之宰相受成命行制敕講典故治文事而已晉主懲安重誨專橫即位之初但命桑維翰兼樞密使及劉處讓為樞密使奏對多

不稱旨會處讓遭母喪發樞密院以印付中書院事皆委宰相分判然勳臣近習不知大體習於故事每欲復之胡氏曰樞密之任既隆而宰相失其職石晉廢院當矣猶存

其印而委宰相分制其事是名廢而實存必也宰相無所不統削院毀印然後可以責成宰相如古王者之制矣

閩主昶殺其叔父延武延望閩主昶忌其叔父延武延望巫者林

興與之有怨託鬼神語云二人將為變昶不復詰使與殺之并其五子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於禁中以黃金數千

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林興傳寶皇命決之晉加楚王希

範天策上將軍。唐主遷故吳主楊氏之族於秦州唐人遷讓皇之族於秦州號永安宮防衛甚嚴秋七月朔日

食。晉以皇甫遇為昭義節度使成德節度使安重榮

恃勇驕暴每謂人曰今世天子兵彊馬壯則為之耳府解有幡竿高數十尺嘗挾弓矢謂左右曰我能中竿上龍首

者必有天命一發中之以是益自負所奏請多踰分為執政所可否意憤憤不快乃聚亡命市戰馬有飛揚之志晉

主知之以義武節度使皇甫遇與重榮姻家徙為昭義節度使晉禁私鑄錢敕私錢錫小弱缺薄宜皆禁

之專令官司自鑄晉以桑維翰為彰德節度使楊光遠疏平章事桑維翰遷除不公與

使民爭利晉主不得已出維翰鎮相州晉以王廷胤為義武節度使初王處直子威避王都之難亡

請使威襲父土地晉主辭以中國之法必自刺史團防序遷乃至節度使請遣威至此漸加進用契丹主怒曰爾自

節度使為天子亦有階級邪晉主恐其滋蔓不已厚賂之請以處直兄孫廷胤鎮易定契丹怒稍解閩王

曦弒其主昶而自立稱藩于晉初閩以太祖元從為拱宸

五代晉

控鶴都及閩主昶立更募壯士為腹心號宸衛都祿賜特厚二都然望將作亂昶好為長夜之飲彊羣臣酒醉則令左右伺其過失從弟繼隆醉失禮斬之叔父延義陽為狂愚以避禍昶賜以道士服幽於私第數侮拱宸控鶴軍使朱文進連重遇二人怨之會北宮火求賊不獲昶命重遇將兵掃除餘燼士卒苦之又疑重遇知縱火之謀欲誅之內學士陳郊私告重遇重遇帥二都兵迎延義共攻昶昶與李后如宸衛都比明宸衛戰敗奉昶及李后出北關至梧桐嶺眾稍逃散延義使兄子繼業將兵追之及於村舍醉而縊之并李后及諸子皆死延義自稱閩國王更名曦遣商人間道奉表稱藩于晉

河決博州。八月晉以馮道守

司徒兼侍中

詔中書知印止委上相由是事無巨細悉委於道晉主常訪以軍謀對曰征伐

大事在聖心獨斷臣書生惟知謹守歷代成規而已晉主然之寵遇無比

晉以吳越王元

瓘為天下兵馬元帥

晉以唐許王從益

為郇國公

從益尚幼李后養於宮中奉王淑妃如事母

冬十月吳越

王夫人馬氏卒

初武肅王鏐禁中外畜聲妓元瓘年三十餘無子夫人為之請於鏐鏐喜乃聽元瓘納妾生弘侖弘佐弘徽等數人夫人撫視慈愛如一常置銀鹿於帳前坐諸兒於上而弄之

月晉禁造佛寺

漢平章事趙光裔卒

相漢二十餘年府庫完實邊境無虞及卒漢復以其子損同平章事

光裔

晉天福五年

是春二月晉北都留守安彥威

入朝

彥威入朝晉主曰吾所重者信與義昔契丹以義救我我今以信報之聞其徵求不已公能屈節奉

辭厚幣以事之臣何屈節之有晉主悅

楚平羣蠻

立銅柱於溪州

初溪州刺史彭士愁引羣蠻寇辰澧楚王希範遣兵討平之自是羣蠻服

於楚希範自謂伏波之後以銅五千斤鑄柱高一丈二尺入地六尺銘誓狀於上立之溪州

唐康化

節度使楊璉卒

璉謁平陵還一夕大醉卒於舟中唐主追封謚曰弘農靖王

閩

王曦遣兵擊其弟延政於建州敗績吳越遣兵救建州夏五月延政擊却之

曦驕梁奇厓猜忌宗

族多尋舊怨其弟建州刺史延政數以書諫之曦怒復書罵之遣親吏業翹杜漢崇監其軍二人爭招延政陰事告於曦由是兄弟積相猜恨一日翹與延政議事不叶呵之曰公反邪延政怒欲斬翹翹奔南鎮延政發兵就攻敗之曦遣統軍使雷師達與行真將兵四萬擊延政延政求救於吳越吳越王元瑋遣寧國節度使仰仁益都監使薛萬忠將兵四萬救之丞相林鼎諫不聽三月師達分兵出戰延政遣兵敗之延政募死士入師達壘因風縱火戰掉都頭陳誨殺師達其眾皆潰行真將士棄營走延政乘勝取永平順昌二城自是建兵始盛仁益等兵至延政奉牛酒犒之請班師仁益等不從延政懼復遣使乞師於曦曦遣兵救之遣輕兵絕吳越糧道吳越軍食盡延政遣兵出擊大破之唐主遣使如閩和閩王曦及延政遣牙將及女奴持誓書及香爐至福州與曦盟于宣陵然猜恨如故

晉李金全以安州叛降于唐晉遣馬全節

討之唐師敗績

胡漢筠不諳關晉乃以馬全節代李金全自歸於唐金全從之晉主命馬全節討之安審暉為

言朝廷俟公受代即按賈仁詔死狀金全大懼漢筠因說之副金全奉表請降於唐唐主遣鄂州屯營使李承裕段顯恭將兵三千逆之金全詣唐軍承裕入據安州馬全節進軍與戰大破之承裕南走全節入安州審暉追敗唐兵段顯恭戰死虜承裕及其眾悉斬之送監軍杜光業等于大梁晉主曰此曹何罪皆歸之初盧文進之奔吳也唐主命祖全恩將兵逆之戒無入安州城無得剽掠承裕逆李金全戒之如全恩承裕貪剽掠與晉戰敗失亡四千人唐主惋恨累日自以戒敕之不熟也光業等至唐唐主以其違命而敗不受遺晉主書曰邊校貪功乘便據壘軍法朝章彼此不可帝復遣之唐主遣戰艦拒之乃還晉主悉授唐諸將官以其士卒為顯義都命舊將劉康頴之司馬公曰違命者將也士卒從將之令者也又何罪乎受而戮其將以謝敵吊士卒而撫之斯

秋七月閩王曦城福

州西郭度僧萬人

閩城西郭備建人也度民為僧民避重賦多為僧者

五代晉

贈賈仁沼桑千等官誅龐守榮於安州李

全之叛也安州副都指揮使桑千王萬金成彥溫不從而死都指揮使龐守榮誅其愚以徇金全之意至是贈賈仁沼及千等官誅守榮於安州 **晉西京留守楊光遠**

殺太子太師范延光 延光請歸河陽私第許之延光重載而行光遠利其貨且

慮為子孫之患奏延光叛臣恐其逃入敵國宜早除之不許請殺延光居西京從之光遠使其子承貴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殺延光曰天子賜我鐵券爾父子何得如此承貴以白刃驅延光擠于何奏云自赴水死晉主知其故憚

光遠之疆 **晉詔諸州倉吏貨死抵罪** 李崧奏諸州倉糧於

不敢詰 **晉罷翰林學** 計帳之外所餘頗多晉主曰法外務民

罪同狂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晉以楊光遠為**

平盧節度使 光遠入朝帝欲徙之他鎮謂光遠曰圍

而罷之併其職於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

士 **晉以楊光遠為**

而罷之併其職於中書舍人 **晉以楊光遠為**

各除一州以祭之因其將校數人為刺史徙光遠鎮青

州胡氏曰信者帝王之大寶石祖既許范延光以不死而

光遠擅殺之光遠之罪豈可貸乎會其入朝數以專殺戮

而屍之則信義兼著恩威並行曾不能然後能以大藩晉

祖失 **冬十月晉加吳越王元瓘尚書令。**

之矣 **唐大赦** 唐大赦詔中外奏章無得

言睿聖記者以不敬論 **唐主如江都** 唐

巡東都太僕少卿陳覺以私憾奏泰州刺史 **晉以閩王**

褚仁規貪殘罷為扈駕都部署覺始用事 **晉以閩王**

曦為閩國王

晉天福六年是 **春正月吐谷渾降晉不受** 初

丑辛

五代晉

安曰鎮武二月晉彰義節度使張彥澤殺其

而稱之彥澤欲殺其子式諫止之彥澤怒射之

掌書記張式左右素惡式從而譏之式懼謝病去彥澤遣兵追之晉主以彥澤故流式商州彥澤遣使詣關求之且曰彥澤不得張式恐致不測晉主不得已與之彥澤命尖口剖心

夏四月唐以陳覺常夢錫為宣

徽副使○唐遣使如晉唐主遣通事舍人歐陽馮如晉求假道以通契丹不許自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即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為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又何求焉漢主遣使如唐謀共取楚分其地唐主不許

六月晉成德節度使安重

榮執契丹使者上表請伐契丹重榮耻臣契丹見其使者必箕踞慢罵或潛遣人殺之契丹以為讓晉主為之遜謝

六月重榮執契丹使者上表稱吐

谷渾兩突厥渾契苾沙陁各帥部眾歸附党項等亦納契

丹告牒言為虜所陵暴願自備十萬眾與晉共擊契丹

下屢救臣承奉契丹勿自起釁端其如天道人心難以違

拒願早决計表數千言大抵斥晉主父事契丹竭中國以

媚無厭之虜又為書遺朝貴及移藩鎮云已勒兵必與契

丹决戰晉主患之時鄴都留守劉知遠在大梁泰寧節度

使桑維翰密上疏曰陛下免於晉陽之難而有天下皆契

丹之功不可負也今重榮恃勇輕敵吐渾假手報仇皆非

國家之利不可聽也臣觀契丹士馬精彊戰勝攻取其君

智勇過人其臣上下輯睦牛馬畜息國無天災此未可與

為敵也且中國新敗士氣凋沮又和親既絕則當發兵守

塞兵少則不可以待寇兵多則饋運無以繼之我出則彼

歸我歸則彼至臣恐禁衛之士疲於奔命鎮武之地無復

遺民今天下相安承義民困弊靜而守之猶懼不濟其可妄

帥赴闕軍府無人乞陛下略加巡幸以杜姦謀晉主謂使
者曰朕比日以來煩瀆不決今見卿奏如醉醒矣胡氏曰
重榮耻臣契丹是也請不獲命而與師則叛而已矣故其
心似忠而非忠其事似正而非正不能釋位而去者無寧
訓齊師旅富民保境以待君命事會之來豈有終極乎
不能小忍卒陷大難蓋匹夫之勇戎中之見不足尚也

王曦殺其兄子繼業
閩王曦以書招泉州刺史王繼業還賜死殺其子於泉州

司徒楊沂豐與之親善下獄族誅自是宗族勳舊相繼被
誅人不自保諫議大夫黃峻昇觀詣朝堂極諫曦曰老物
狂發矣賤漳州司戶曦淫侈無度費用不給謀於國計使
陳匡範匡範請日進萬金曦悅匡範增筭商賈數倍未幾
不能足貸諸省務錢以足之恐事覺憂悸而卒曦祭贈甚
厚諸省務以貸帖聞曦大怒斷棺斮其屍棄水中以黃紹
頗代之紹頗請令欲仕者輸錢以資望高下

及戶口多寡定其直自百緡至千緡從之
秋七月晉

以劉知遠為北京留守
晉主憂安重榮跋扈以知遠為北京留守知遠微時

為晉陽李氏贅婿嘗牧馬犯僧田僧執而答之吳越府
知遠至首召其僧命之坐慰諭贈遺眾心大悅

署火
吳越府署火吳越王元瓘驚懼發狂疾唐人勸唐
主棄弊取之唐主曰奈何利人之災遣使唁之且

賜其
閩王曦自稱大閩皇
曦自稱大閩皇領威武

攻互有勝負鎮武判官潘承祐屢請息兵修好延政不從
閩主使者至延政對使者語悖慢承祐長跪切諫延政怒

顧左右曰判官之內可食
乎承祐不顧聲色愈厲

八月晉以杜重威為御
營使代劉知遠知遠

謂左右曰人言我驅盡百姓何市人之多也胡氏曰晉祖
為揚光遠而出桑維翰為杜重威而出劉知遠此亡國之
本也契丹之事翰遠任之有餘矣委付不專則心不固施
設不允則政不堅他日契丹入寇維翰無權而知遠願望
蓋晉祖使然也宰相以知人善任使為賢馮道先薦杜重
威復引景延廣此二人者實喪晉國繼之者猶用而不置
是不可
晉主如鄴都
帝至鄴都以詔諭安重榮曰吾
曉也
吾不敢忘德爾乃忘之何耶今吾以天下爾因吾致富貴
鎮抗之不亦難乎宜審思之無取後悔重榮得詔愈驕聞

五代晉

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有異志陰遣使與之通謀吳越支穆王錢元瓘卒

子弘佐嗣元瓘寢疾察內都監使章德安忠厚能斷大事屬以後事卒內衙指揮使戴憚元瓘

養子弘侑乳母之親也或告憚謀立弘侑德安祕不發與諸將謀伏甲士於幕下憚入府執而殺之發弘侑復姓

孫幽之明州將吏以元瓘遺命承制以弘佐為節度使弘佐溫恭好書禮士躬勤政務發摘姦伏人不能欺民有獻嘉禾者弘佐問倉吏今蓄積幾何對曰十年王曰然則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

河

决滑州○冬十月晉劉知遠招納吐谷渾

白承福等徙之內地劉知遠遣親將郭威以詔指說吐谷渾酋長白承福令去

安重榮歸朝廷威曰虜惟利是嗜安鐵胡止以袍袴賂之今欲其來莫若重賂乃可致耳知遠從之且使謂承福曰

朝廷已割爾曹隸契州爾曹當自安部落今乃南來助安重榮為逆重榮已為天下所棄朝夕敗亡爾曹宜早從化

勿俟臨之以兵南北無歸悔無及矣承福懼帥眾歸知遠知遠處之太原嵐石之間表領大同節度使收其精騎以

隸麾下達鞞契文亦不附安重榮重榮勢大沮閩王曦稱帝○十一月

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舉兵反晉主之

也和疑請曰車駕已行安從進必反請密留空名宣敕十數通付留守鄭王重貴聞變則書諸將名遣擊之從之十

一月從進舉兵重貴遣高行周宋彥筠張從恩討之從進攻鄧州節度使安審暉拒之從進退至花山遇張從恩兵

不意其至之速合戰大敗奔還襄州唐定田稅唐主性節儉常躡蒲履

青葛惟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報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稅民間

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斂皆以稅錢為率至今用之唐主勤於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宴樂

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為今春以來羣臣獲罪者衆中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諭中外

十一月荆南湖南會晉師討襄州○晉安

重榮反晉遣杜重威擊敗之安重榮聞安從進反遂集境內飢民

數萬南向勦都聲言入朝晉主聞之以杜重威為招討使馬全節副之重威與重榮遇於宗城西南再擊之不動懼欲退指揮使王重胤曰兵家忌退鎮之精兵盡在中軍請公分銳士擊其左右翼重胤為公以契丹直衝其中軍彼必狼狽重威從之鎮人稍却官軍乘之鎮人大潰漢主重榮走還嬰城自守鎮人戰及凍死者二萬餘人

龔更名龔

漢主龔寢疾有胡僧謂龔名不利龔乃自造龔字名之義取飛龍在天讀若嚴

晉天福七年六月晉主重貴立漢春正月晉師入主珍光天元年是歲凡五國三鎮

鎮州安重榮伏誅

鎮州牙將自西鄆水環門導官軍入城殺守陴民二萬人執安重榮斬之杜重威殺導者自以

為功晉主函重榮首送契用晉以杜重威為順

國節度使

晉改鎮州成德軍為恒州順國軍以杜重威為節度使重威表王瑜為副使瑜為之

重斂於民恒人不勝其苦晉日以王周為彰義節度使張式父

訟寃故以周代張彦澤唐以宋齊丘知尚書省尋罷之

齊丘固求豫政事唐主聽入中書又求領尚書乃以齊丘知尚書省事數月親吏夏昌圖盜官錢三千緡齊丘判貸

其死唐主大怒斬昌圖晉以陳延暉為涼州節度使齊立穉疾請罷從之

夏四月晉度使涇州中將吏請以為節度使從之

貶張彥澤為龍武大將軍

彥澤在涇州擅發兵擊諸胡兵皆敗沒調

民馬千餘匹以補之還至陝獲亡將楊洪乘醉斷其手足而斬之王周奏彥澤在鎮貪殘不法二十六條民散亡者

五千餘戶彥澤既至晉主以其有軍功釋不問四月諫議大夫鄭受益上言楊洪所以被屠由陛下去歲送張式與

彥澤使之逞志致彥澤敢肆凶殘無所忌憚見聞之人無不切齒而陛下曾不動心一無詰讓中外皆言陛下受彥

澤所獻馬百匹聽其如是竊為陛下惜此惡名乞正彥澤罪法以肅洗聖德疏奏留中刑部郎中李濤等伏閣極論

彥澤之罪語甚切至敕彥澤削一階降爵一級濤復與兩省及御史臺官伏閣奏請論如法晉主召濤面諭之濤端

笏前迫殿陛論辨聲色俱厲晉主怒連叱之濤不退晉主曰朕已許彥澤不死濤曰陛下許彥澤不死不可負不知

范廷光鐵券安在晉主拂漢主龔矧子玠立漢主

衣起入禁中既而有是命疾以其子秦王弘度晉王弘熙皆驕恣少子越王弘昌會崇

謹有智識與右僕射王翽謀出弘度弘熙而立弘昌會崇

文使蕭益入問疾以其事訪之益曰立嫡以長違之必亂

乃止龔為入辯察多權數好自矜窮奢極麗宮殿悉以金

玉珠翠為飾用刑慘酷有灌鼻割舌支解剗剔炮炙烹蒸

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謂之水獄楊洞潛諫不

聽末年尤猜忌以士人多為子孫計故專任宦者由是其

國宦者大盛及矧弘度即位更名玠以弘熙輔政胡氏曰

劉龔之不智亦甚哉人惟愛其親故及人之親愛其子故

及人之子何者推類故也宦者無父何以知孝無子何以

知慈無父子慈愛之心安得有君五月唐以宋齊丘

臣忠厚之道而能為長久計乎

為鎮南節度使齊丘既罷不復朝謁唐主遣壽王景

宴酒酣齊丘曰陛下中興臣之力也柰何忘之唐主怒曰

公以遊客干朕今為三公亦足矣齊丘曰臣為遊客時陛

下乃偏裨耳明日唐主手詔謝之曰朕之褊性子嵩

平日所知少相親老相怨可乎乃以齊丘鎮洪州

主敬瑭矧兄子齊王重貴立

契丹以晉招納吐谷渾遣使來讓晉

主憂悒成疾一旦馬道獨對晉主命幼子重睿出拜之又

令宦者抱置道懷中蓋欲道輔立之六月晉主矧道與侍

衛馬步都虞候景延廣議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乃奉齊

王重貴為嗣是日即位延廣始用事禁人偶語初高祖疾

亟有旨召劉知遠入輔政齊王重貴寢之知遠由是怨胡

氏曰晉祖以幼子委馮道道不可者蓋明言之乃含糊不

對死肉未寒乃背顧秋七月閩富沙王延政攻

命其視荀息為如何

汀州不克歸敗福州兵於尤口。晉以景

延廣為侍衛都指揮使。漢循州盜張遇

賢起討之不克

有神降於博羅縣民家縣吏張遇賢

共禱于神神大言曰張遇賢當為汝主於是羣帥共奉

遇賢稱王改元改掠海隅遇賢年少無他方略諸將但告

賢所八月晉討襄州拔之安從進伏誅高行周圍襄州

踰年不下奉國軍都虞候王清曰賊城已危我師已老民力已困不早逼之尚何俟乎與指揮使劉詞帥眾先登拔

之從進舉閩主曦殺其從子繼柔曦宴羣臣於

疾自焚繼柔不能飲強之繼柔私唐行昇元條唐主自為吳

戒其酒曦怒并客將斬之相與利除害

變更舊法甚多及即位命法官閩以余廷英同平

剛定為昇元條三十卷行之

章事曦以同平章事余廷英為泉州刺史廷英掠人女

子事覺曦以屬吏廷英獻買宴錢萬緡曦悅明日

召見謂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於李后

乃遣歸泉州自是諸州皆別貢皇后物未幾復召廷英為

相冬十月楚王希範作天策府極棟宇之盛戶

備欄檻皆餉以金玉十一月晉復行官賣鹽法先是河南

自賣海鹽歲收緡錢十七萬又散替蠶鹽欵民錢言事者稱

民坐私販鹽抵罪者眾不若聽民自販而歲以官所賣錢

直欵於民謂之食鹽錢高祖從之俄而鹽價頓賤每斤至

十錢至是三司使董遇欲增求羨利而難於驟變前法乃

重征鹽商過者七錢留賣者十錢由是鹽商始絕而官復自賣其食鹽錢至今欵之如故十二月閩

以李仁遇同平章事仁遇閩主曦之甥也年少美

與吏部侍郎李光準並同平章事曦荒淫無度嘗夜宴光

準醉許旨命斬之吏不敢殺繫獄中明日視朝召復其位

他日又宴侍臣皆以醉去獨翰林學士周維岳在曦曰維

岳身甚小何飲酒之多左右曰酒有別賜不必長大曦欣

然命梓維岳下殿欲剖視其酒賜或曰殺

維岳無人復能侍陛下劇飲者乃捨之

晉天福八年南唐元宗璟保大元年殷主王延政天

二月晉主還東京晉主之初即位也大臣議奉表

書稱孫而不稱臣李崧曰陛下如此他日必躬履甲冑與

契丹戰於時悔無益矣延廣固爭馮道依違其間晉主卒

從延廣議契丹大怒遣使來責讓延廣復以不遜語答之

契丹盧龍節度使趙延壽欲代晉帝中國屢說契丹擊晉

春

契丹主頗然之晉主聞契丹將入寇還東京然猶與契丹
問遺相往來無虛月胡氏曰即事而論延廣亡晉之罪無
可贖者即情而論則以晉父事虜中外人心皆不能平故
慨然欲一灑之而不思輕背信好自生釁端公卿不同謀
將帥有異意君德荒穢民力困竭乃與虜鬪何能善終狹
中淺謀一朝之忿亡其身以及其君嗟夫使延廣知慮善
以動動惟嚴時之義姑守前約而內修
政事不越三四年可以得志於北狄矣
城王景達剛毅開爽唐主愛之屢欲以為嗣宋齊丘亟稱
其才唐主以璟年長而止嘗如璟宮遇璟親調樂器大怒
數日幼子景暹母种氏有寵乘間言景暹可為嗣唐主怒
曰子有過父訓之常事也國家大計女子何得預知即命
嫁之方士獻丹餌之侵成躁急羣臣奏事往往暴怒然有
論辨中理者亦歛容謝之問道士王栖霞何道可致太平
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
喜何論太平凡所賜予皆不受駕部郎中馮延巳為齊王
掌書記性傾巧與宋齊丘及陳覺相結嘗戲謂中書侍郎
孫晟曰公有何能晟曰晟山東鄙儒文章不如公談諧不
如公諂詐不如公然主上使公與齊王遊處蓋欲以仁義
輔導之也豈但為聲色狗馬之友耶晟誠無能如公之能

自五十一

十九

適足為國家之禍耳又有魏岑者亦在齊府給事中常夢
錫屢言覺延巳岑皆佞邪小人不宜待東宮司門郎中蕭
儼亦表覺姦回亂政唐主頗寤未及去會疽發背疾亟太
醫吳廷裕造親信召齊王璟入侍疾唐主謂曰吾餌金石
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是夕疽秘不發喪下制以
齊王監國孫晟恐馮延巳等用事欲稱遺詔令太后臨朝
稱制翰林學士李貽業曰先帝嘗云婦人預政亂之本也
安肯自為厲階此必近習姦人之詐也且嗣君春秋已長
明德著聞公何得遽為亡國之言若果宣行吾必對百官
毀之晟乃止陳覺以烈祖末年辨急近臣多罹譴罰稱疾
累月及宣遺詔乃出蕭儼劾之齊王不許自烈祖相吳禁
壓良為賤令買奴婢者通官作券馮延巳及弟延魯俱在
元帥府欲自買妾乃草遺詔聽民賣男女蕭儼駁曰此必
延巳等所為非大行之命也昔延魯為東都判官已有此
請先帝訪臣臣對曰陛下昔為吳相民有鬻男女者為出
府金贖而歸之故遠近歸心今即位而反之可乎先帝斜
封延魯章抹三筆持入宮今必尚在齊
王求果得之然以遺詔已行之改
閩富沙王延
政稱帝於建州國號殷
延政稱帝以潘承祐為吏
部尚書楊思恭為兵部尚

五代

書同平章事國小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增田畝山澤之稅至於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謂之楊剝

皮晉以桑維翰為侍中。唐主璟立唐元宗即位大

赦政元保大祕書郎韓熙載請俟踰年改元不從唐主未聽政馮延巳屢入白事一日至數四唐主曰書記有常職

今何煩也唐主為人謙謹不名大臣數延公卿論政體李建勳謂人曰主上寬仁大度優於先帝但性習未定苟旁

無正人恐不能守先帝之業耳初唐主為齊王知政事每有過失常夢錫常直言規正始雖忿怒終以諒直多之及

即位許以為翰林學士齊丘之黨疾之坐封駁制書貶他州判官他州多遷客節度使王彥儔防制過甚幾不聊生

惟事常夢錫如在朝廷宋齊丘待陳覺素厚唐主亦以為才委任之馮延巳延魯魏岑皆依附覺與查文徽更相汲

引侵蠹政事唐人謂為五鬼延魯自負外郎遷中書舍人江州觀察使杜昌業聞之歎曰國家所以驅駕羣臣在官

爵而已若一言稱旨遽躋通顯後有立功者何以賞之未幾岑及文徽皆為樞密副使會覺遭母喪岑即暴揚覺過

惡擯之漢晉王弘熙弒其主玠而自立更名晟

漢主玠驕奢不親政事居喪無禮左右忤意輒死無敢諫者惟越王弘昌及內常侍吳懷恩屢諫不聽常猜忌諸弟

晉王弘熙欲圖之乃盛飾聲妓娛悅其意以成其惡玠好手搏弘熙令指揮使陳道庠引力士劉思勳等五人習手

搏漢主與諸王宴而觀之至夕大醉弘熙使道庠思勳等掖漢主因拉殺之弘熙即位更名晟以弘昌為太尉道庠

等皆受賞賜甚厚閩主曦立尚氏為賢妃妃有殊色曦嬖

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夏四月朔日食。五月殷削其

平章事潘承祐官爵承祐上書陳十事大指言兄

繁重力役無節二也發民為兵羈旅愁怨三也揚思恭奪人衣食使歸怨於上四也疆土狹隘多置州縣增吏困民

五也除道裹糧將攻臨汀曾不憂金陵錢塘乘虛相襲六也括高貴戶財多者補官逋負者被刑七也延平諸津征

果菜魚米獲利至微歛怨甚大八也與唐吳越為鄰即位以來未嘗通使九也宮室臺榭崇飾無度十也殷主延政

大怒削承祐官爵勒歸私第漢主晟殺其弟弘杲漢主晟既立國中議

論詢詢循王弘杲請斬劉思潮等以謝中外不從思潮等聞之譖弘杲謀反漢主令思潮等伺之思潮斬弘杲於是漢主謀盡誅諸弟以越王

陳光逸光逸上書陳曦大惡秋七月晉遣使括

民穀詔以年饑國用不足分遣使吳越貶其都監

使章德安於處州吳越王弘佐初立上統軍使闕唐主

立其弟景遂為齊王景達為燕王唐主緣烈

誓必不敢為嗣更其字曰退身又立景暹為保寧九月

晉日主尊其母安氏為太妃晉主事太后太妃甚

諸弟亦友愛晉日執契丹回圖使喬榮既而歸之初

陽牙將喬榮從趙延壽入契丹契丹以為回圖使往來賈

易於晉置邸大梁至是景延廣說晉主囚榮於獄凡契丹

釋榮尉賜而歸之榮辭延廣延廣大言曰歸語而主先帝

為北朝者正以不敢忘先帝盟約故耳為鄰稱孫足矣無稱

臣之理翁怒則來戰孫有十萬橫磨劍足以相待他日為

孫所敗取笑天下毋悔也榮欲為異時據驗乃曰公所言

頗多懼有遺志願記之紙墨延廣命史書其語以授之榮

具以白契丹主契丹主大怒入寇之志始決晉使如契丹

者皆繫之桑維翰屢請孫辭以謝契丹每為延廣所晉

主以延廣為有定策功故寵冠羣臣又總宿衛兵故大臣

莫能與之爭河東節度使劉知遠知延廣必致冬十月

寇而不敢言但益募兵增置十餘軍以備契丹晉主

晉主立其叔母馮氏為后初高祖愛少弟重胤

臣皆賀因與夫人酣飲過梓宮刑醮而告曰皇太后之命

與先帝不任大慶左右失笑晉主亦自笑顧謂左右曰我今日作新替何如夫人與左右皆大笑太后雖恚而無如之何至是立以為后頗預政事兄王時為監鐵判官擢為端明殿學士與議政事胡氏曰出帝之少也高祖使博士王震教以禮記久之不能通大義謂震曰此非我家事也夫禮文制度其數固難通也若其大義施於父子君臣人倫之際者王震當引譬目前之事以證先聖之教則雖市人猶或可曉何出帝如是之懵乎

張遇賢 遇賢為漢所敗告于神神

侵唐境唐遣兵擒斬之 日取虜州則大事可成遇賢遂趣虜州唐主遣洪州都虞候嚴恩將兵討之以通事舍人邊錡為監軍錡用虜州人白昌裕為謀主擊遇賢屢破之遇賢禱於神神不復言其徒大懼昌裕勸錡伐木開道出其營後襲之其下執遇賢以降斬於金陵帝

二月晉楊光遠誘契丹入寇 初高祖以馬三百借平盧節度使楊

光遠景延廣以詔命取之光遠怒密召其子單州刺史承祚承祚稱母病夜開門奔青州晉主遣內班賜光遠玉帶御馬金帛以安其意遣步軍指揮使郭謹領軍衛將軍蔡行遇將兵戍鄆州光遠遣騎兵入淄州劫刺史翟進宗以

歸密告契丹以晉境大饑乘此攻之一舉可取趙延壽亦勸之契丹主乃集兵五萬使延壽將之經略中國曰若得之當立汝為帝延壽信之為盡力朝廷頗聞其謀遣使城南樂及德清軍徵近道兵以備之

唐以宋齊丘為青陽公遣歸九華 唐侍中周宗年老恭

黨傾之宗泣訴於唐主唐主由是薄齊丘齊丘忿對表乞歸九華舊隱唐主知其詐一表即從之仍賜號九華先生封青陽公齊丘乃治大第於青陽

晉旱水蝗民大饑 是歲晉境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俱盡重以官括民穀使者督責嚴急

不留其食有坐匿穀抵死者縣令往往納印自劾去民饑死者數千萬口流亡不可勝數朝廷以恒定飢甚獨不括民穀杜威奏請如例用判官王緒謀檢索殆盡得百萬斛威止奏三十萬斛餘皆入其家又令判官李紹稱貸於民

復滿百萬斛闔境苦之定州吏欲援例為奏節度使馬全節不許曰吾為觀察使職在養民豈忍效彼所為乎

楚 楚地多產金銀茶利尤厚楚王希範奢欲

五代

飾以金寶長十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中自為一龍其僕
 頭專以增頃畝為功民多逃去希範曰但令田在何憂無
 穀命藉逃田募民耕藝民捨故從新僅能自存自西徂東
 各失其業又聽人入財拜官富商大賈布在列位外官還
 者必責貢獻民有罪則富者輸財疆者為兵推貧弱受刑
 用孔目官周陟議令常稅之外大縣貢米二千斛中千斛
 小七百斛無米者輸布帛天策學士拓跋恒上書曰殿下
 長深宮之中藉已成之業身不知稼穡之勞耳不聞鼓鼙
 之音馳騁遨遊雕璫玉食府庫盡矣而浮費益甚百姓困
 矣而厚斂不息今淮南為仇讎之國番禹懷吞噬之志荆
 湘日圖窺伺奚洞待我姑息諺曰足寒傷心民怨傷國願
 罷輸米之令誅周陟以謝郡縣去不急之務減興作之役
 無令一旦禍敗為四方所笑希範大怒他日請見辭以晝
 寢恒謂客將曰王逞欲而悔諫吾見其千閩御史中
 口飄零無日矣王益怒遂終身不復見之

丞劉贊卒

閩主曦嫁其女取班簿閱視之朝士有不
 亦將杖之贊義不受辱欲自殺諫議大夫鄭元弼諫曰古
 者刑不上大夫中丞儀刑百僚豈宜加之箠楚曦正色曰

卿欲效魏徵邪元弼曰臣以陛下為唐太宗
 故敢效魏徵曦怒稍解乃釋贊贊竟以憂卒
 晉開運元年是歲
 凡六國三鎮閩亡

春正月契丹陷晉貝州權

知州事吳密敗死晉遣兵禦之

契丹前鋒將
 趙延壽趙延

照將兵入寇逼貝州先是朝廷以貝州水陸要衝多聚芻
 粟為大軍數年之儲軍校邵珂性凶悖節度使王令溫黜
 之珂怨望密遣人入契丹言貝州易取會令溫入朝執
 政以吳密權知州事契丹入寇密書生無瓜牙珂請效死
 密使將兵守南門自守東門契丹主自攻貝州密悉力拒
 之燒其攻具殆盡珂引契丹自南門入密赴井死契丹遂
 陷貝州所殺且萬人晉以高行周為都

唐主救齊王

景遂參決庶政既而罷之
 唐主決欲傳位於齊
 燕二王翰林學士
 延己等因之欲隔絕中外以擅權請救齊王景遂參決庶
 政百官惟魏岑查文徽得白事餘非召對不得見唐主從
 之國人大駭給事中蕭儼上疏極論不報侍衛都虞候賈
 崇叩閣求見曰臣事先帝三十年觀其延接疎遠孜孜不

怠下情猶有不通者陛下新即位所任者何人而頻與羣臣謝絕臣老矣不得復奉顏色因涕泗嗚咽唐主感悟遂收前救唐主於宮中作高樓召侍臣觀之衆皆歡笑蕭繹曰恨樓下無井唐主問其故對曰以此不及景陽樓耳唐主怒於舒州觀察使孫晟遣兵防之儼曰儼以諫諍得罪非有他志昔顧命之際君幾危社稷其罪顧不重於儼乎今日反見防邪晟遽罷之胡氏曰孫晟唐之良臣其欲令太后臨朝也特以過馮廷己之徒謀之不臧而已非生厲階也而蕭繹直以幾危社稷責之過

澶州遣劉知遠杜威張彥澤將兵禦契丹

晉王遣使持書遺契丹契丹已屯鄴都不得通而返以景延廣為御營使高行周以前軍先發時用兵方略號令皆出延廣延廣乘勢使氣陵侮諸將雖天子亦不能制晉主發東京契丹至黎陽晉主至澶州契丹主屯元城契丹別將寇太原劉知遠與白承福合兵擊之詔以知遠為招討使杜威為副使馬全節為都虞候遣張彥澤等將兵拒契丹於黎陽復遣譯者致書於契丹求修舊好契丹主復書曰已成之勢不可改也太原奏破契丹偉王於秀容契丹

去道二月契丹度河晉主自將及遣李守貞

等分道擊之契丹敗走

州刺史周儒降契丹又與楊光遠通使引契丹自馬家口濟河儀謂景延廣曰虜若與光遠合則河南危矣延廣然之二月朔命石贊守麻家口白再榮守馬家口未幾周儒引契丹主之從弟麻答自馬家口濟河營於東岸攻鄆州北津以應楊光遠晉遣李守貞皇甫遇梁漢璋薛懷讓將兵萬人緣河水陸俱進契丹圍高行周符彥卿及先鋒使石公霸於戚城先是景延廣令諸將分地而守無得相救行周等告急延廣徐白晉主晉主自將救之契丹解去三萬人築壘散騎兵於其外餘兵數萬屯河西度未已晉兵薄之契丹騎兵退走晉兵進攻其壘拔之契丹大敗溺死數千人俘斬亦數千人河西之兵慟哭而去由是不敢復東初契丹主得貝州博州皆撫慰其人或拜官賜服章及敗於戚城及馬家口忿恚所得民皆殺之由是晉人憤怒

晉王難節度使李彝殷侵契丹以救

五代晉

晉。晉詔劉知遠擊契丹知遠屯樂平不

進。晉百官奏請其主聽樂不許晉主居喪

宮中奏細聲女樂及出師常奏羌笛擊鼓歌揚光遠圍

晉棣州大敗走還。三月契丹寇晉澶州

不克引還契丹為棄元城去伏精騎於古頓立城以

追之會霖雨而止契丹人馬飢疲趙延壽曰晉軍悉在河

上畏我鋒銳必不敢前不如即其城下四合攻之奪其浮

梁則天下定矣契丹主從之三月朔自將兵十餘萬陳於

澶州城北高行周與戰自午至晡互有勝負契丹主以精

兵當中軍而來晉主亦出陳以待之契丹主望見晉軍之

盛謂左右曰揚光遠言晉兵半已餒死今何其多也以精

騎左右略陳晉軍不動萬弩齊發飛矢蔽地契丹稍却兩

軍死者不可勝數昏後契丹引去契丹主帳中小校亡來

云契丹已傳木書收軍北去景延廣疑有詐閉

壁不敢追契丹主北歸所過焚掠民物殆盡漢主晟

殺其弟越王弘昌。閩指揮使朱文進弒

其主曦而自立閩拱宸都指揮使朱文進閩門使連

以自固閩主曦果於誅殺嘗因醉殺控鶴指揮使魏從助

從助朱連之黨也又嘗酒酣誦白居易詩云惟有人心相

對間咫尺之情不能料因舉酒屬二人二人懼李后妬

尚賢妃之寵欲弒曦而立其子亞澄使人告二人曰主上

殊不平於二公柰何會后父李真有疾曦往問之文進重

宜更擇有德者立之眾莫敢言重遇乃推文進升殿被袞

生不聊

夏四月晉主還大梁以景延廣為西

京留守晉主命高行周王周留鎮澶州遂還大梁景延

廣既為上下所惡晉主亦憚之桑維翰引其不

救戚城之罪出為西京留守以高行周為侍衛

馬步都指揮使延廣鬱鬱不得志日夜縱酒

分道括率民財 朝廷因契丹入寇國用愈竭復遣使

以授之使者多從吏卒攜鎖械刀杖入民家大小驚懼求

死無地州縣吏復因緣為姦河南府出緡錢二十萬景延

廣率三十七萬留守判官盧億曰公位兼將相富貴極矣

今國家不幸府庫空竭不得已取於民公何忍復因而求

利為子孫之累乎延廣慙而止先是詔以楊光遠叛命充

州修守備節度使安審信以治樓堞為各率民財以實私

藏括率使至賦緡錢十萬指取一困已滿其數

晉遣李守貞討楊光遠

於青州契丹救之不克。晉太尉侍中馮

道罷以桑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使 道雖為

違兩可無所操決或謂晉主曰馮道承平之良相今艱難

之際譬如使禪僧飛鷹耳乃以為匡國節度使或謂晉主

曰陛下欲禦北狄安天下非桑維翰不可遂復置樞密院

以維翰為中書令兼樞密院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數月之

間朝廷

晉滑州河決發民塞之 滑州何夬侵汴曹

差治 詔大發數道丁夫塞之既塞晉主欲刻碑記其事中書舍

人楊昭儉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之詔案翰頌

美不若頌罪已 之文晉主乃止 **晉以折從遠為府州團練使**

初高祖割地以賂契丹府州與焉會契丹欲盡徙河西之

民以實遼東州人大恐刺史折從遠因保險拒之及晉與

契丹絕從遠引兵深入 拔十餘寨故有是命 **晉復置翰林學士** 以李慎

旨劉溫叟徐台符 李焜范質為學士 **秋八月晉以劉知遠為行營**

都統杜威為招討使督十三節度以備契

丹 桑維翰兩秉朝政出揚光遠景延廣於外至是一制指

使馮暉上章自陳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維翰召學士使

為答詔曰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非卿無以彈壓比

欲移卿內地受代亦須奇材暉得詔甚喜時軍國多事咨

請輻湊維翰隨事裁決初若不經思慮人疑其踈略退而

五代

孰議之亦終不能易也然頗任愛憎恩怨必報人亦以是少之契丹之入寇也晉主再命劉知遠會兵山東皆不至晉主疑之謂所親曰太原殊不助朕必有異圖至是雖為都統而實無臨制之權密謀大計皆不得預知遠亦知見疎但慎事自守而已郭威見知遠有憂色謂知遠曰何東山河險固風俗尚武士多戰馬靜則勤稼穡動則習軍旅此霸王之資也何憂乎胡氏曰宰制運動據權之所易知人善任當國之所難是時劉知遠杜重威之徒皆為制將而維翰不能區別諸人才否既一槩用之又不知委知遠以權此失之大者維翰非於知遠有憾特不深知之爾或曰知遠先恨李崧又恨出帝君臣有隙未易平也曰維翰不欲禦敵則已必欲禦敵師克在和無寧力啓上心解崧之意加禮何東又致書知遠使坦懷釋怨以齊國為務而專付統御之權晉豈遽亡乎

藩于晉晉以為閩國王。晉置鎮寧軍於

澶州。九月朔日食。冬十一月閩泉州

牙將留從効等誅朱文進所署刺史黃紹

頗傳首建州

泉州散員指揮使留從効謂同列曰朱文進屠城王氏遣腹心分據諸州吾屬

世受王氏恩而交臂事賊一旦富沙王克福州吾屬死有餘愧眾以為然十一月各引軍中所善壯士夜飲於從効之家從効給之曰富沙王已平福州密旨令吾屬討黃紹頗諸君從吾言富貴可圖不然禍且至矣眾皆踊躍操白挺踰垣而入執紹頗斬之從効持州印詣王繼勳第請主軍府函紹頗首遣副使陳洪進齎詣建州延政以繼勳為泉州刺史從効洪進皆為都指揮使十二月晉師圍青州揚光遠

之子承勳劫其父以降

李守貞圍青州經時城中食盡餓死者大半契丹援

兵不至揚光遠遙稽首於契丹曰皇帝皇帝誤光遠矣其子承勳勸光遠降冀全其族光遠不許承勳斬勸光遠反者判官丘壽等送其首於守貞縱火大譟殷遣兵討劫其父出居私第上表待罪開城納官軍

朱文進唐遣兵攻殷

朱文進聞黃紹頗死大懼募兵攻泉州留從効與福州兵

戰大破之殷主延政遣吳成義帥戰艦千艘攻福州朱文進求救於吳越初唐翰林學士臧循與樞密副使查文徽

五代

同鄉里循常為賈人習福建山川為文徽畫取建州之策
 文徽表請擊延政國人多以為不可文徽獨奏言攻之必
 克唐主以邊鎬為行營都虞候將兵從文徽伐殷屯蓋竹
 聞泉漳訂降于殷退保建陽循屯邵武邵武民執循送建
 州斬之

閏月晉李守貞殺楊光遠
朝廷以光遠罪大顯誅命守貞以便宜從事守貞遣人拉殺光遠以病死聞起復承勳除汝州防禦使胡氏曰光遠不肯臣事契丹是也既而舉兵與契丹合則其情實反矣承勳以義迫其父開門納官軍變而不失正亦可矣父既被殺而已乃受賞於心何安無乃被圍之時自虞及禍故為劫降之計歟

閩人討殺朱文進傳
林仁翰謂其徒曰吾曹世事王氏今受制賊臣富沙王至何面見之帥其徒三十人被甲趨連重遇第刺殺之斬其首以示眾曰富沙王且至汝輩族矣今重遇已死何不亟取文進以贖罪眾踊躍從之遂斬文進迎吳成義入城函二首送建州

契丹復入寇
契丹復大舉入寇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

契丹復入寇
契丹復大舉入寇趙延壽引兵先進至邢州晉主欲自將拒之

會有疾命天平節度使張從恩鄴都留守馬全節護國節度使安審琦會諸道兵屯邢州武寧節度使趙在禮屯鄴都契丹主以大兵繼至建牙於元氏朝廷憚契丹之盛詔從恩等引兵稍却於是幽懼無復部伍委棄器甲所過焚掠比至相州不復能整

晉開運二年 是歲凡五國三鎮殷改稱閩而亡

春正月契丹至相州引

還晉主自將追之
詔趙在禮還屯檀州馬全節還鄴都又遣張彥澤屯黎陽景延廣守

胡梁渡契丹寇邢洛磁三州殺掠殆盡入鄴都境張從恩馬全節安審琦悉兵陳於相州安陽水之南皇甫遇與僕州刺史慕容彥超將數千騎前規契丹至鄴都遇契丹數萬遇等且戰且却至榆林店契丹大至二將謀曰吾屬今走死無遺矣乃止布陣自午至未力戰百餘合相殺傷甚眾遇馬斃步戰其僕杜知敏以所乘馬授之戰稍解顧知敏已為契丹所擒遇曰知敏義士不可棄也與彥超躍馬入陳取知敏而還俄而契丹繼出新兵來戰二將曰吾屬勢不可走以死報國耳且暮安陽諸將怪規兵不還審琦即引騎兵出將救之從恩曰虜眾猥至盡吾軍恐未足

以當之公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天也萬一不齊當共受之
借使虜不南來坐失皇甫太師吾屬何顏以見天子遂踰
水而進契丹解去過等乃得還彥超本吐谷渾也與劉知
遠同母契丹亦引軍退其衆自相驚曰晉軍悉至矣時契
丹主在邯鄲聞之即時北遁不再宿至鼓城從恩等議曰
契丹傾國而來吾兵少糧盡死無日矣不若引軍就黎陽
倉南有大河以拒之可以萬全議未決從恩引兵先發諸
軍繼之擾亂失亡復如發邢州之時留步兵五百守安陽
橋夜四鼓知州事符彥倫謂將佐曰此夕紛紛人無固
志五百自弊卒安能守橋即召入乘城為備至曙望之契丹
數萬騎已陳於安陽水北彥倫命城上揚旌鼓謀約束契
丹不測踰水環州而南聞張彥澤兵至引還全節等不敢
追晉主疾小愈河北相繼告急晉主曰此非安寢之時乃
部分諸將為行計馬全節等奏據降者言虜衆不多宜乘
其散歸種落大舉徑襲幽州晉主以殷改國號曰閩
為然徵兵諸道下詔親征發大梁殷改國號曰閩延政以
閩之故臣共迎殷主延政請歸福州改國號曰閩延政以
方有唐兵未暇從都以從子繼昌鎮福州以指揮使黃仁
諷將兵備之賞林仁翰甚厚仁翰未嘗自言
其功發兩軍甲士萬五千人詣建州以拒唐

殷改國號曰閩

二月晉主

至澶州諸將引軍北上

晉主至澶州馬全節等諸

曰中國疲弊自守恐不足乃橫挑疆胡勝之猶有後患况
不勝乎胡氏曰以知遠自守之言思之晉若用之為統帥
必以保境不戰為務此固弊虜之良策也晉之所以大困
者正謀無歲不戰耳向使河北諸鎮厚畜其力相為犄角
虜來則禦去則勿追以逸待勞須其可乘之勢德光其能
得志於中國乎知遠所以保向東者正用此術故深惜出
帝疑之李崧疎之而桑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
維翰用之不盡其才也

契丹陷晉祁州刺史沈

斌死之

契丹以羸兵驅牛羊過祁州城下晉刺史沈斌
出兵擊之契丹以精騎奪其門州兵不得還趙
延壽引契丹急攻之斌在城上延壽語之曰使君何不早
降斌曰待中父子失計陷身虜庭忍帥犬羊以殘父母之
邦不自愧耻更有驕色何哉沈斌弓折矢盡寧
為國家死耳然不效公所為明日城陷斌自殺

晉以馮

玉為樞密使

韓皆挾恩用事惡桑維翰數毀之曰王
欲罷桑維翰政事李崧劉昫固諫而止請以玉為樞密副
使玉殊不平中旨以玉為樞密使以分維翰之權彥韜少

五代晉

事閻寶為僕夫後隸高祖帳下有寵於晉王性纖巧與嬖
宰相結以蔽耳目至於升黜將相亦得預議常謂人曰吾
不知朝廷設文官何所用

且欲盜汰徐當盡去之 **閩人及唐人戰閩人敗**
唐查文徽表求益兵唐主遣祖全恩將兵會之屯赤

績嶺閩主延政遣僕射楊思恭統軍使陳望將兵萬人
拒之列柵水南旬餘不戰唐人不收逼思恭以延政之命

督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其將習武事國之安危繫此一舉
不可不萬全而後動思恭怒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

全恩等以大軍當其前使奇兵出其後大破之望死思恭
僅以身免延政大懼嬰城 **三月閩李仁達作亂以**

自守召泉州兵分守要害 **僧卓巖明稱帝閩主延政遣兵討之**
初光州人李仁

達仕閩叛奔建州及朱文進之亂復叛奔福州浦城人陳
繼珣亦叛閩主延政奔福州至是二人不自安王繼昌暗

弱嗜酒不恤將士將士多怨仁達與繼珣說黃仁諷殺繼
昌及吳成義仁達欲自立恐衆心未服以雪峯寺僧卓巖

明素為衆所重相與迎之立以為帝帥將吏北面拜之然
猶遣使稱藩于晉延政聞之族黃仁諷家命統軍使張漢

真將水軍五千會 **契丹還軍南下晉都排陳使**
卓泉兵討巖明

符彥卿等擊之契丹敗走夏四月晉主還
大梁

杜威等諸軍會于定州攻契丹泰州降之取蒲城
獲契丹二千人取遂城趙延壽部曲有降者言契

丹主還至虎北口聞晉取泰州復擁衆南向約八萬餘騎
計來夕當至威等懼退至陽城契丹大至晉軍與戰逐北

十餘里契丹踰白溝而去晉軍結陣而南胡騎四合如山
諸軍力戰拒之人馬飢乏至白團圍村埋鹿角為行寨契

丹圍之數重奇兵出寨後斷糧道是夕東北風大起營中
掘井輒崩人馬俱渴至曙風甚契丹主坐奚車中命鐵鵝

四面下馬拔鹿角而入奮短兵以擊晉軍又順風縱火揚
塵以助其勢軍士皆憤怒大呼曰都招討使何不用兵令

士卒徒死諸將請出戰杜威曰俟風稍緩徐觀可否李守
貞曰彼衆我寡風沙之內莫測多少惟力闢者勝此風乃

助我也若俟風止吾屬無類矣即呼曰諸軍齊擊賊又謂
威曰令公善守禦守貞以中軍死矣馬軍陳使張彥

澤召諸將問計皆曰虜得風勢宜俟風回與戰彥澤亦以
為然右廂副使藥元福謂彥澤曰今軍中飢渴已甚若俟

風回吾屬已為虜矣敵謂我不能逆風以戰宜出其不意
急擊之此兵之詭道也都排陳使符彥卿曰與其束手就
擒曷若以身徇國乃與彥澤元福及皇甫遇引精騎出西
門擊之諸將繼至契州却數百步風勢益甚昏晦如夜彥
卿等擁萬餘騎橫擊契州呼聲動天地契丹大敗而走勢
如崩山守貞亦令步兵盡拔鹿角出關步騎俱進逐北二
十餘里鐵鷄既下馬蒼黃不能復上委棄馬仗蔽地契丹
主乘奚車走十餘里追兵急獲一素馳乘之而走諸將請
急追之杜威揚言曰逢賊幸不死更索衣囊邪李守貞曰
人馬渴甚得水足重難以追寇乃退保定州契丹主至幽
州散兵稍集以軍失利杖其酋長各數百諸軍引歸晉主
亦還大梁胡氏曰兵法窮寇勿追而唐太宗討薛仁果劉
黑闥宋金剛之徒皆乘其犇敗追而擊之不遺餘力恐其
稍緩計成又難取也故窮寇之或追或不追歸師之或過
或不過惟其可而已契丹陽城之敗非偽道而有覆明矣
所宜蒐東精銳分道躡之待其勢窘迫然後與之立約縱
使歸國此乃止其入寇之良圖也雖然杜重威李晉復
守貞方有異志苟知此策尚不肯為况不知乎

以鄴都為天雄軍。閩兵攻福州不克。晉復

漢真至福州黃仁諷聞其家夷戚開門力戰執漢真斬之

卓巖明無他方略但於殿上噴水散豆作諸法事而已李

仁達自判六軍諸衛事使黃仁諷屯西門陳繼珣屯北門

仁諷從容謂繼珣曰曰人之所以為人者以有忠信仁義也吾

頃嘗有功於富沙中間叛之非忠也人以從子託我而與

人殺之非信也屬者與建兵戰所殺皆鄉曲故人非仁也

棄妻子使人魚肉之非義也此身十沉九浮死有餘愧因

拊膺慟哭繼珣曰大丈夫狗功名何顧妻子宜置此事勿

以取禍仁達聞之使人殺五月晉順國節度使杜

威入朝威以鎮恒州貪殘不法又畏懦過甚每契丹數

城多為所屠威竟不出一卒救之千里之間暴骨如莽威

見所部殘弊為眾所怨又畏契丹之強累表求朝不許威

不俟報遽委鎮入朝桑維翰曰威居常憑恃動親邀寵
息及疆場多事曾無守禦之意宜因此時廢之庶無後患
晉主不悅曰威朕之密親必無異志但長公主欲相
見耳公勿以為疑維翰自是不敢復言以足疾辭位

李仁達殺卓巖明稱藩于唐

仁達大閱戰士陰

五代晉

巖明共執仁達使居巖明之坐仁達乃自稱威武留後奉表稱藩于唐亦遣使入貢於晉唐以仁達為節度使賜名弘義六月晉以杜威為天雄節度使

千入粟十萬斛芻二十萬束云皆在本道晉主以其所獻騎兵隸亳聖步兵隸護國威復請以為牙隊而稟賜皆仰縣官威又令公主伯

求天雄節帥許之晉遣使如契丹契丹連歲入奔命邊民塗地契丹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然則汝謂契丹主曰使漢人為胡主可乎曰不可太后曰汝

何故欲為漢主曰石氏負恩不可容太后曰汝今雖得漢地不能居也萬一蹉跌悔何所及又謂其羣下曰漢兒何得一向眠自古但聞漢和蕃不聞蕃和漢漢兒果能回意

我亦何惜與和桑維翰屢勸晉主復請和於契丹曰使景延廣患晉主遣使奉表稱臣詣契丹謝過契丹主曰使景延廣桑維翰自來仍割鎮定兩道隸我則可和朝廷以契丹語

李崧等曰曷使晉使再來則南北不戰矣秋七月唐兵拔鐔州閩人或告福州援兵謀叛閩主延政收其肉以歸為食唐邊鎬拔鐔州魏岑馬延已延魯以師出有功皆踊躍贊成之徵求供億府庫為之耗竭洪饒撫信之

臣吳越以求救楚王希範殺其弟希杲八月朔日食。晉加馮玉同平章事和凝罷加

玉同平章事事無大小悉以委之晉主自陽城之捷謂天下無虞驕侈益甚多造器玩廣宮室作織錦樓以織地衣

用工數百期年乃成又賞賜優伶無度桑維翰諫曰歸者陛下親禦胡寇戰士重傷者賞不過帛數端今優人一談

一笑稱旨往往賜束帛萬錢錦袍銀帶彼戰士見之能不歔望士卒解體陛下誰與衛社稷乎不聽馬玉每善承迎

益有寵有疾在家晉主謂諸宰相曰自刺史以上俟唐馮玉出乃得除玉乘勢弄權賂遺輻湊朝政益壞

兵拔建州閩主延政出降汀泉漳州皆降

唐兵圍建州既久建人離心或謂董思安盍早擇去就思

安曰吾出事王氏危而叛之天下其誰容我眾慮其言無

叛者唐先鋒使王建封先登遂克建州閩主延政降思安

整眾奔泉州初唐兵之來建人苦王氏之亂與楊思恭之

重歟爭伐木開道以迎之至漢主殺其僕射王翽
是縱兵掠焚建人大失望漢主殺劉思朝以翽嘗與高祖謀
立弘昌賜死內外皆懼不自保冬十月唐以王

延政為羽林大將軍延政至金陵唐王斬揚思恭以謝建人以王崇文為永安

節度使崇文治以十一月晉遣使如高麗初高麗王因

寬簡建人遂安胡僧襍囉言於晉高祖曰勃海我婚姻也其王為契丹所

虜請與朝廷共擊取之高祖不報及是襍囉復言之晉主

欲使高麗擾契丹東邊以分其兵勢會建卒子武上表告

喪以武為高麗王遣通事舍人郭仁遇使其國使擊契丹

仁遇見其兵極弱歸者之言特建吳越殺其臣杜

為誇誕耳武亦更以他故為解昭達統軍使闕璠皆好

昭達闕璠兵越內都監使杜昭達統軍使闕璠皆好

右昭悅狡佞王悅之寵待踰於舊將璠不能平昭悅懼謀

去璠璠專而復國入惡之者眾王亦惡之昭悅私謂右統

軍使胡進思曰今欲除公及璠各為本州使璠不疑可乎

進思許之乃以璠為明州進思為湖州刺史璠怒曰出我

於外是棄我也進思曰老兵得大州幸矣不行何為璠乃

受命既而復以他故留進思統軍使錢仁俊母杜昭達之

姑也昭悅因譖璠昭達謀奉仁俊作亂下獄鍛鍊成之誅

璠昭達幽仁俊于東府昭悅治闕杜之黨凡權位與已侔

意所忌者誅放百餘人進思重厚寡言昭悅以為難故獨

存之昭悅收仁俊故吏慎温其使證仁俊之罪拷掠備至

温其堅守不屈弘晉桑維翰罷初晉主疾未平會正

丙午

晉開運三年是春正月唐以宋齊丘為大傅

唐齊王景達府屬謝仲宣言於景達曰宋齊丘先帝布衣

之交今棄之草萊不厭眾心景達為之言於唐王曰齊丘

五代

自皇勿用可也何必棄之以為名唐主
乃以齊丘為太傅但奉朝請不預政事

唐以李建勳
馮延巳同平章事建勳練習吏事而懦怯少斷延巳工文辭而狡佞喜大言多樹

黨水部郎中高越上書指延巳兄弟過惡唐主怒貶越
州司士初唐主置宣政院於禁中以給事中常夢錫領之
專典機密夢錫與中書侍郎嚴續皆忠直無私唐主謂夢
錫曰大臣惟嚴續中立然無才恐不勝其黨卿宜左右之
未幾夢錫罷宣政院續亦出為池州觀察使夢錫
於是移疾繼酒不復預朝廷事續可求之子也

二月
朔日食○夏四月晉靈州黨項作亂初馮暉

留拓跋彥超於州下故諸部不敢為寇及將罷鎮而縱之
王令溫代鎮不存撫荒胡以中國法繩之荒胡然怒彥超
與石存也廝褒三族共攻靈州**唐泉州牙將留從効逐其刺**

史王繼勳而代之○晉定州指揮使孫方
簡叛降契丹定州西北有狼山土人築堡於山上以

妖術惑眾遠近信奉之中山人孫方簡及弟行友自言深
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行其術稱深意坐化事
之如生其徒日茲會晉與契丹絕好北邊寇盜充斥方簡
行友因帥鄉里豪健據寺自保契丹入寇帥眾邀擊頗獲
其軍資人挈家往依之者益眾遂為羣盜懼為吏所討乃
歸款朝廷朝廷亦資其禦寇署東北招收指揮使方簡數
求不已朝廷小不副其意則舉寨降於契丹請為鄉道以
入寇時河北大饑民餓死者所在以萬數盜賊遂起吏不
能禁天雄軍將劉延翰市馬於邊方簡執之獻於契丹延
翰逃歸言方簡欲乘中國凶饑引契丹入寇宜為之備

六月晉復以馮暉為朔方節度使暉在靈武

市馬暮年至五千匹朝廷忌之徙鎮邠州暉乃厚事馮玉
李彥韜復求靈州會有羌胡之擾從之使將關西兵擊羌
胡**契丹寇定州晉遣兵禦之**定州言契丹勒兵

為都部署將兵禦之時李彥韜方用事視守貞蔑如也守
貞恨之有自幽州來者言趙延壽有意歸國李崧馮玉信
之命杜威致書延壽啖以厚利延壽復書乞發大軍
應接辭旨懇密朝廷欣然復遣人詣延壽與為期約

遣陳覺使福州

初唐人既克建州欲乘勝取福州唐主不許樞密使陳覺請自往說

李弘義必令入朝宋齊丘薦覺才辯可遣唐主乃以覺為宣諭使厚賜弘義弘義知其謀見覺辭色甚倨覺不敢言入朝事秋七月河決四十里自朝城北流八月

晉劉知遠殺白承福夷其族

晉主數召承福入朝宴賜甚厚使戍

滑州屬歲大熟遣其部落還太原畜牧多犯法劉知遠無所縱捨部落知朝廷微弱且畏知遠之嚴謀相與遁歸故地有白可久者位亞承福帥所部先亡歸契丹知遠與郭威謀曰今天下多事置此屬於太原乃腹心之疾也不如去之密表吐谷渾反覆請遷於內地晉主遣使發其部落分置諸州知遠遣威誘承福等入居太原城中誣以謀叛殺之合四百口吐谷渾由是遂微晉流慕容彥超於房州慕容彥超坐違法科斂擅取官麥李彥韜素與彥超有隙發其事趣馬玉使殺之李崧曰如彥超之罪今天下藩侯皆有之若盡其法恐人人不自安乃救免死削官爵流房州唐攻福州克其外郭陳

覺自福州還取無功矯詔召弘義入朝擅發汀建撫信州兵命馮延魯將之趣福州唐主以覺專命甚怒羣臣多言兵已傳城下不可中止當發兵助之覺延魯進攻福州弘義出擊大破之唐主遣王崇文魏岑會兵攻福州克其外郭弘義固守第二城

馮暉擊破党項入靈州馮暉引兵過旱求和於彥超彥超許之自旦至日中使者往返數四兵未解藥元福曰虜知我飢渴陽許和以困我耳若至暮則吾輩成擒矣今虜雖眾精兵不多依西山而陳者是也其餘步卒不足為患請公嚴陳以待我我以精騎先犯西山兵小勝則舉黃旗大軍合勢擊之破之必矣乃帥騎先進用短兵力戰彥超小却元福舉黃旗暉引兵赴之彥超大敗明日暉入靈州晉張彥澤敗契

丹於定州北○晉以楚王希範為諸道兵馬元帥希範知晉主好奢靡屢以珍玩為獻求都元帥故有是命冬十月晉遣杜威將兵伐契丹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禧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

契丹使瀛州刺史劉延禧遺樂壽監軍王巒書請舉城內附云

城中契丹兵不滿千人乞朝廷發輕騎襲之已為內應契丹主已歸牙帳地遠阻水不能救也鑾與杜威屢奏虜莫乘此可取馮玉李崧信以為然欲發大兵迎趙延壽及延祚先是李守貞數將兵過廣晉社威厚待之贈金帛甲兵動以萬計守貞入朝因言陛下若他日川兵臣願與威戮力以清沙漠及將北征晉主與馮玉李崧議以威為都招討使守貞副之趙瑩私謂馮李曰社威令國威貴為將相而所欲未厭心常嫌嫌豈可復假以兵權必若有事北方不若止任守貞為愈也不從十月下敕榜曰專發大軍往平虜主者除上鎮節度使賞錢萬緡緡萬匹銀萬兩時自六月積雨至是未止軍行及饋運者甚艱苦胡氏曰馮玉以女寵與政不足責矣李崧為相而信趙延壽劉延祚之詐遂與大眾為虜所致向使桑維翰劉知遠當之必能逆度情為不輕舉措

吳越遣兵救福州

唐主命留從効將州兵會攻福州

福州遣使乞師於吳越吳越王弘佐召諸將皆曰道險遠難救內都監使水丘昭券以為當救弘佐曰唇亡齒寒吾為天下元帥曾不能救鄰道將安用之諸軍但樂飽食安坐邪遣統軍使張筠將兵救福州先是募兵久無應者弘佐命糾之曰糾而為兵者糧賜減半明日應募者雲集弘佐命昭券專掌用兵程昭悅掌應接饋運事而以軍謀委元德昭弘佐議鑄鐵錢以益將士祿賜其弟弘億諫曰鑄鐵錢有八害新錢既行舊錢皆流入鄰國一也可用於吾國而不可用於他國則商賈不行百貨不通二也銅禁至嚴民猶盜鑄况家有鑄釜野有鑄犁犯法必多三也閩人鑄鐵錢而亂亡不足為法四也國用幸豐而自示空乏五也祿賜有常而無故益之以啓無厭之心六也法變而弊不可遽復七也錢者國姓易之不詳八也弘佐乃止

十一月晉師至瀛州

與契丹戰不利而還

杜威李守貞會兵於廣晉而北行威屢使公主入奏請益

兵由是禁軍皆在麾下而宿衛空虛十一月至瀛州城門洞啓寂若無人威等不敢進聞契丹將高謀翰先已引兵潛出威遣梁漢璋將二千騎追之漢璋敗死威等引兵南吳越兵至福州潛入州城唐兵進據東武門李達與吳越兵禦之不利自是內外斷絕城中益危唐主遣王建封助攻福州時王崇文雖為元帥而陳覺馮延魯魏岑爭用事留從効王建封固強不用命各爭功進退不相應由是將

士皆解體故 契丹大舉入寇十二月晉將王

清戰死杜威等以兵降契丹遣兵入大梁

執晉主重貴以歸殺桑維翰囚景延廣契

主大舉入寇趣恒州杜威等聞之將自冀貝而南張彥澤

時在恒州引兵會之言契丹可破之狀威等乃復趣恒州

以彥澤為前鋒與契丹夾溲沱而軍契丹恐晉軍急渡溲

沱與恒州合勢議引兵還及聞晉軍築壘為持久之計遂

不去威性懦怯偏裨皆節度使但口相承迎置酒作樂罕

議軍事磁州刺史李穀說威及李守貞曰今大軍去恒州

咫尺煙火相望若多以三股木置水中積薪布土其上橋

可立成密約城中舉火相應夜募壯士斫虜營而入表裏

合勢虜必逃遁諸將皆以為然獨杜威不可遣穀出督懷

孟軍糧契丹以大兵當晉軍之前潛遣其將蕭翰將百騎

出晉軍之後斷晉糧道及歸路樵采者遇之盡為所掠有

逸歸者皆稱虜眾之盛軍中凶懼翰等獲晉民皆黥其面

曰奉敕不殺縱之南走運夫在道遇之皆棄車驚潰十二

月李穀自書密奏具言大軍危急之勢請幸滑州及發兵

守澶州何陽以備奔衝杜威奏請益兵詔悉發守宮禁者

得數百人赴之威又遣使告急還為契丹所獲自是朝廷

與軍前聲問兩不相通開封尹桑維翰以國家危在旦夕

求見言事晉主方在苑中調鷹鷂不見又請執政言之執

政不以為然退謂所親曰晉氏不血食矣胡氏曰史載維
翰請見言事而不知其所欲言讀之者皆有遺恨以愚度
之維翰非有他策不過勸帝稍臣謝過割關南以增賂耳
此可以救目前之危然不足以弭異日之禍蓋與夷狄共
事勢鈞力敵猶且見圖况為之下乎。晉主欲自將北征
李彥韜諫而止詔以高行周符彥卿共戍澶州景延廣戍
河陽指揮使王清言於杜威曰請以步卒二千為前鋒奪
橋開道公帥諸軍繼之得入恒州則無憂矣威許諾遣清
與宋彥筠俱進清戰甚銳契丹小却諸將請以大軍繼之
威不許彥筠敗走清獨帥麾下力戰屢請救威竟不遣一
騎助之清謂其眾曰上將握兵坐觀吾輩困急而不救此
必有異志吾輩當以死報國耳眾感其言莫有退者至暮
戰不息契丹以新兵繼之清及士眾盡死由是諸軍皆奪
氣契丹遙以兵環晉營軍中食盡威與李守貞宋彥筠謀
降契丹威潛遣腹心詣契丹牙帳數求重賞契丹主給之
曰趙延壽威望素著恐不能帝中國改果降者當以汝為

之威喜遂定降計伏甲召諸將出降表使署名諸將數得
聽命命軍士出陳於外軍士皆踊躍以為且戰威親諭之
曰今公盡塗窮當為汝曹共求生計因命釋甲軍士皆動
哭聲振原野威守身仍於眾中揚言主上失德信任姦邪
猜忌於已聞者無不切齒契丹主遣趙延壽衣赭袍至晉
營慰撫士卒亦以赭袍衣威其贊皆感之耳威引契丹主
至恒州城下順國節度使王周亦出降先是契丹主屢攻
易州刺史郭彥固守拒之契丹主每過城下指而嘆曰吾
能吞併天下而為此人所拒至是遣通事耿崇美至易州
誘諭其眾眾皆降彥不能制遂為崇美所殺契丹主以孫
方簡為義武節度使麻荅為安國節度使張礪言於契丹
主曰今大遼已得天下中國將相宜用中國人為之不宜
用北人及左右近習苟政令乖失則人心不服雖得之猶
將失之契丹主不從引兵南杜威將降兵以從遣張彥澤
將二千騎先取大梁以通事傳任兒為都監杜威之降也
皇甫遇初不預謀契丹主欲遣遇先入大梁遇辭退謂所
親曰吾位為將相敗不能死忍復圖其主乎至平棘謂從
者曰吾不食累日矣何面目復南行遂扼吭而死胡氏曰
五代史稱杜重威召諸將示以降表遇等愕然不能對遂
以次署名摩其下解甲與張彥澤先入京師行至平棘絕

吭而死歐陽子譏之曰使遇奮然攘袂而起殺杜威于坐
中雖不幸而不免猶為得其死矣其義烈豈不凜然哉既
僥首聽命相與亡人之國雖死不能贖也豈足貴哉遇一
人爾如晉史則鄙夫也如通鑑則節士也其相去遠矣尚
論取予可不慎哉 張彥澤倍道疾驅夜度白馬津晉主
召李崧馬下李彥勳入禁中計事欲詔劉知遠發兵入援
明日彥澤自到直門斬關而入城中大擾晉主於宮中起
火自携劍驅後宮赴火為親軍將薛超所持俄而彥澤傳
契丹主與太后書慰撫之且召桑維翰景延廣晉主乃命
滅火與后如聚泣召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禍至
神惑運盡天亡今與太后及妻馬氏舉族而縛待罪遣男
延煦延寶奉國寶出迎太后亦上表稱新婦李氏妾傳住
兒入宣契丹主命晉主脫黃袍服素衫拜受左右皆掩泣
使召張彥澤欲與計事彥澤微笑不應或勸桑維翰逃去
維翰曰吾大臣逃將安之坐而俟命彥澤以晉主命召維
翰維翰至天街遇李崧駐馬語未畢有軍吏於馬前指維
翰赴侍衛司維翰知不免顧謂崧曰侍中當國今日國亡
反令維翰死之何也崧有愧色胡氏曰桑國喬責李崧是
也據一時言之可爾治亂皆有本原古之王者必由正道
始之以正尚不能使子孫善守而永世况始之不以正乎

石炭塘劉知遠皆起晉陽以知遠觀之所對者新勝之契丹豈路王危亡之比然知遠岷然自奮亦克有立則知國僑稱臣割地以急近功其策大失譬猶拊摩豺虎與之共守犬羊終見噬嚙必致之理也是則維翰雖無當國亡國之惡而有謀國誤國之罪矣雖然國僑非取怒契丹固可預通情款求庇其身而初不相聞竟死彥澤之手是則志在與晉而不為身謀亦足以為賢矣○彥澤居坐見維翰維翰責之曰去年拔公於罪人之中復領大鎮授以兵權何乃負恩至此彥澤無以應遣兵守之彥澤縱兵大掠三日都城為之一空彥澤自謂有功於契丹旗幟皆題赤心為主見者笑之彥澤素與閭門使高勳不協殺其叔父及弟中書舍人李壽謂人曰吾與其逃於溝壑而不免不若往見之乃投刺謁彥澤曰上疏請殺太尉人李壽謹來請死彥澤欣然接之謂壽曰舍人懼乎壽曰壽今日之懼亦猶足下昔年之懼也邠使高祖用壽言事安至此彥澤大笑命酒飲之壽引蒲而去旁若無人彥澤遣晉主於開封府頃刻不得留見者流涕晉主悉以內庫金珠自隨彥澤曰此物不可匿也晉主悉歸之亦分以遺彥澤彥澤遣指揮使李筠以兵守晉主內外不通上契丹主表章皆先示彥澤然後敢發使取內庫帛主者不與曰此非帝物也求酒於李崧崧亦辭不進欲見李彥韜彥韜亦不往馮玉儀彥澤求自送傳國寶冀契丹復任用延煦之母有美色彥澤使人取之殺桑維翰以帶加頸白契丹主云其自經契丹主命厚撫其家高行周符彥卿皆詣契丹降契丹主以陽城之敗詰之彥卿曰臣當時推知為晉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契丹主笑而釋之契丹主賜晉主手詔曰孫勿憂必使汝有職飯之所又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詔之晉主奏頃士從珂自焚舊傳國寶不知所在此寶先帝所為羣臣備知乃止有司欲使晉主銜璧牽羊大臣輿攬迎於郊外契丹主曰吾遣奇兵取大梁非受降也不許又詔晉文武羣僚一切如故朝廷制度並用漢禮遣兵趣河陽捕景延廣延廣見契丹主於封丘契丹主詰之曰致兩主失歡皆汝所為也十萬橫磨劍安在召喬榮使相辨證延廣初不服榮以紙所記語示之乃服延廣伏地請死乃鎖之

資治通鑑綱目第五十七

